

法句譬喻經卷第一

亦一

西晉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無常品第一

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胞胎何謂五德一者身上光滅二者頭上華萎三者歎離本座四者腋下汗臭五者塵土著身以此五事自知福盡甚大憂愁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有佛耳於是奔馳往到佛所時佛在耆闍崛山石室中坐禪入普濟三昧天帝見佛稽首作禮

伏地至心三自歸命佛法聖眾未起之間其命忽盡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瓦坯間破壞坯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備復爲天帝佛三昧覺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爾時世尊以偈頌曰所行非常謂興衰法夫王輒死此滅爲樂譬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壞人命亦然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遵寂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陀洹道昔

佛在舍衛國精舍中爲諸天人龍鬼說法時國王波斯匿大夫人年過九十卒得重病醫藥不差遂便喪亡王及國臣如法葬送遷神墳墓葬送畢訖還過佛所脫服跣躩前禮佛足佛命令坐而問之曰王所從來衣麤形異何所施爲也王稽首曰國大夫人年過九十間得重病奄便喪亡遣送靈柩遷葬墳墓今始來還過覲聖尊佛告王曰自古至今大畏有四生則老枯病無光澤死則神去親屬別離是謂爲四不與人期萬物無常難得久居

一日過去人命亦然如五河流晝夜無息人命馳疾亦復如是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如河駛流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佛告大王世皆有是無長存者皆當歸死無有脫者往昔國王諸佛真人五通仙士亦皆過去無能住者亦空爲悲感以損軀形夫爲孝子哀愍亡者爲福爲德以歸流之福祐往追如餉遠人佛說是時王及羣臣莫不歡喜忘憂除患諸來一切皆得道迹
昔者佛在羅閱祇竹園中與諸弟子入城受

請說法畢訖晡時出城道逢一人驅大羣牛
牧還入城肥飽跳騰轉相舐觸於是世尊即
說偈言

譬人操杖行牧食牛老死猶然亦養命去
千百非一族姓男女貯聚財產無不衰喪
生者日夜命自攻削壽之消盡如榮穿水
佛到竹園洗足却坐尊者阿難即前稽首問
言世尊向者道中說此三偈不審其義願蒙
開化佛告尊者阿難汝見有人驅牧羣牛不
唯然見之佛語尊者阿難此屠家羣牛本有

千頭屠家日日遣人出城求好水草養令肥
長擇取肥者日牽殺之殺之過半而餘者不
覺方相舐觸跳騰鳴吼傷其無知故說偈耳
佛語尊者阿難何但此牛世人亦爾計於吾
我不知非常饕餮五欲養育其身快心極意
更相殘賊無常宿對卒至無期朦然不覺何
異於此也時座中有貪養比丘二百人聞法
自勵逮六神通得阿羅漢眾座悲喜爲佛作
禮

佛昔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爲諸弟子說

法時有梵志女年十四五端正聰辯父甚憐
愛卒得重病即便喪亡田有熟麥爲野火所
燒梵志得此憂惱愁憤失意恍惚譬如狂人
不能自解傳聞人說佛爲大聖天人之師演
說經道忘憂除患於是梵志往到佛所作禮
長跪白佛言素少子息唯有一女愛以忘憂
卒得重病捨我喪亡天性悼愍情不自勝唯
願世尊垂神開化釋我憂結佛告梵志世有
四事不可得久何謂爲四一者有常必無常
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

健必當死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梵志聞經心即開解願作比丘鬚髮自墮即
成比丘重惟非常得羅漢道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時城內有姪女
人名曰蓮華姿容端正國中無雙大臣子弟
莫不尋敬爾時蓮華善心自生欲棄世事作
比丘尼即詣山中就到佛所未至中道有流
泉水蓮華飲水澡手自見面像容色紅暉頭
髮紺青形貌方正挺特無比心自悔曰人生

於世形體如此云何自棄行作沙門宜當順
時快我私情念已便還佛知蓮華應當化度
化作一婦人端正絕世復勝蓮華數千萬倍
尋路逆來蓮華見之心甚愛敬即問化人從
何所來夫主兒子父兄中外皆在何許云何
獨行而無侍從化人答言從城中來欲還歸
家雖不相識寧可共還到泉水上坐息語不
蓮華言善二人相將還到水上陳意委曲化
人睡來枕蓮華膝眠須臾之頃忽然命絕胖
脹臭爛腹潰蟲出齒落髮墮肢體解散蓮華

見之心大驚怖云何好人忽便無常此人尚
爾我豈久存故當詣佛精進學道即至佛所
五體投地作禮已訖具以所見向佛說之佛
告蓮華人有四事不可恃怙何謂爲四一者
少壯會當歸老二者強健會當歸死三者六
親歡娛會當別離四者財寶積聚要當分散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老則色衰 壯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爲病所困 有老死患
嗜欲自恣 非法是增 不見聞變 壽命無常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爲死所迫 無親可怙
蓮華闍法欣然解釋觀身如化命不久停唯
有道德泥洹永安即前白佛願爲比丘尼佛
言善哉頭髮自墮即成比丘尼思惟正觀即
得羅漢諸在座者聞佛所說莫不歡喜

昔佛在王舍城竹園中說法時有梵志兄弟
四人各得五通却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
言五通之力反覆天地手捫日月移山駐流
靡所不能寧當不能避此死對一人言吾入
大海中上不出現下不至底正處其中無常

殺鬼安知我處一人言吾入須彌山中還合
其表令無際現無常殺鬼安知吾處一人言
吾當輕舉隱虛空中無常殺鬼安知吾處一
人言吾當藏入大市之中無常殺鬼趣得一
人何必求吾也四人議訖相將辭王吾等壽
筭餘有七日今欲逃命冀當得脫還乃親省
惟願進德於是別去各到所在七日期滿各
各命終猶果熟落市監白王有一梵志卒死
市中王乃悟曰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
人豈得獨免王即嚴駕往至佛所作禮却坐

白佛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獲五通自知
命盡皆共避之不審今者能得脫不佛告大
王人有四事不可得離何謂爲四一者在中
陰中不得受生二者已生不得受老三
者已老不得受病四者已病不得受死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是務是吾作 當作令致是
人爲此躁擾 履踐老死憂 知此能自靜
如是見生盡 比丘厭魔兵 從生死得度

王聞佛言歎曰善哉誠如尊教四人避對一
人已亡祿命有分餘復然矣羣臣從官莫不
信受

教學品第二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佛告諸比丘當勤
修道除棄陰蓋亦一心明神定可免衆苦亦六有一比
丘志不明達飽食入室閉房靜眠愛身快意
不觀非常冥冥懈怠無復晝夜却後七日其
命將終佛愍傷之懼墮惡道即入其室彈指
覺曰

咄起何爲寐 蝸螺蚌蠹類 隱蔽以不淨
迷惑計爲身 爲有被斫瘡 心而嬰疾痛
違于衆厄難 而反爲用眠 思而不放逸
爲人學仁迹 從是無有憂 常念自滅意
正見學務增 是爲世間明 所生福千倍
終不墮惡道

比丘聞偈即時驚悟見佛親誨加敬悚息即
起稽首爲佛作禮佛告比丘汝寧自識本宿
命不比丘對曰陰蓋所覆實不自識也佛告
比丘昔維衛佛時汝曾出家貪身利養不念

經戒飽食却眠不念非常命終魂神生蝸蠹
中積五萬歲壽盡復爲螺蚌之蟲樹中蠹蟲
各五萬歲此四品蟲生長冥中貪身愛命樂
處幽隱以冥爲家不見光明一眠之時百歲
乃覺纏綿罪網不求出要今始罪畢得爲沙
門如何睡眠不知厭足於是比丘重聞宿緣
慙怖自責五蓋雲除即得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諸天人四
輩說法時有一年少比丘爲人頑愚質直踈
野未解道要情意興盛思想於欲陽氣盛隆

不能自制以此爲惱不獲度世坐自思惟有
根斷者然後清淨可得道迹即至檀越家從
之借斧還房閉戶脫去衣服坐木板上欲自
斫陰正坐此陰令我勤苦經歷生死無央數
劫三塗六畜皆由色欲不斷此者無緣得道

佛知其意愚癡乃爾道從制心心是根源不
知當死自害墮罪長受苦痛於是世尊往入
其房即問比丘欲作何等放斧著衣禮佛自
陳學道日久未解法門每坐禪定垂當得道
爲欲所蓋驚陽氣隆盛意惑自冥不覺天地

諦自責念事皆由此是以借斧欲制斷之佛
告比丘卿何愚癡不解道理欲求道者先斷
其癡然後制心心者善惡之根源欲斷根者
當先制其心心定意解然後得道於是世尊
即說偈言

學先斷毋率君二臣廢諸營從是上道人
佛告比丘十二因緣以癡爲本癡者衆罪之
源智者衆行之本先當斷癡然後意定佛說
是已比丘慚愧即自責言我爲愚癡迷惑來
久不解古典使如此耳今佛所說甚爲妙哉

內思正定安般守意制心伏情杜閉諸欲即得定意在於佛前逮得應真

昔佛在羅閱祇國靈鷲山中爲諸天人國王大臣說甘露法有一比丘剛猛勇健佛知其意遣至山後鬼神谷中令樹下坐數息求定知息長短安般守意斷求滅苦可得泥洹比丘受教往至谷中端坐定意但聞山中鬼神語聲不見其形但有音聲悚息怖懼不能自寧意欲悔還即自念言居家大富宗族又強復出家學道獨見安處鬼神深山既無伴侶

又無行人但有諸鬼數來怖人思惟如是未去之間於是世尊往到其邊坐一樹下而問之曰汝獨在此將無怖懼耶比丘稽首白言初未曾入山在此實憂須臾之間有一野象王來在邊倚樹而卧心獨歡喜遠離諸象一何快哉佛知象意告比丘曰汝寧知是象所由來不對曰不審佛告比丘此象眷屬大小五百餘頭患厭小象捨來至此倚樹而卧自念得離恩愛牢獄一何快哉象是畜生猶思閑靜況汝捨家欲求度世方以獨自欲求伴

侶愚冥伴侶多所傷敗獨住無對亦無謀議
寧獨修道不用愚伴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學無朋類 不得善友 寧獨守善 不與愚偕
樂戒學行 奚用伴爲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佛說是時比丘意解內思聖教即得應真谷
中鬼神亦皆開解爲佛弟子受菩薩九誠教不復
侵民佛與比丘共還精舍

昔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爲諸天人宣演經
法時羅閱祇國有二新學比丘欲往見佛二
國中問曠無人民于時旱熱泉水枯竭二人

飢渴熱渴呼吸故泉之中有升餘水而有細
蟲不可得飲二人相對曰故從遠來欲望見
佛不圖今日沒命於此也一人言且當飲水
以濟吾命進前見佛焉知其餘也一人答曰
佛之明戒仁慈爲首殘生自活見佛無益寧
守戒而死不犯戒而生也一人即起極意快
飲於是進路一人不飲遂致殞命即生第二
忉利天上思惟自省而識宿命持戒不犯今
來生此信哉福報其不遠矣即持香華下到
佛所爲佛作禮却住一面其飲水者道路疲

頓經日乃達見佛神德至尊巍巍稽首禮畢
涕泣自陳我伴一人於彼命終感其不達願
佛知之佛言吾已明矣佛以手指曰今此天
人則是伴也全戒生天又先至矣於是世尊
披胷示之汝觀我形不奉我戒雖云見我我
不見汝也去我萬里奉行經戒此人則爲在
我目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學而多聞持戒不失兩世見譽所願者得
學而寡聞持戒不完兩世受痛喪其本願
夫學有二常親多聞安諦解義雖困不邪

於是比丘聞偈慚怖稽首悔過嘿思所行天
人聞偈心意欣悅逮得法眼天人衆會莫不
奉行

多聞品第三

昔舍衛國有一貧家夫婦慳惡不信道德佛

亦一

愍其愚現爲貧凡沙門詣門分衛時夫不在
其婦罵詈無有道理沙門語曰吾爲道士乞
食自居不得罵詈唯望一食耳主人婦曰若
汝立死食尚叵得況今平健欲望我食但稽
時節不如早去於是沙門住立其前戴眼杼

氣便現死相身體胖脹鼻口蟲出腹殞腸爛
不淨流漫其婦見此恐怖失聲棄捨而走於
是道人忽然捨去去舍數里坐樹下息其夫
來歸道中見婦怪其驚怖其婦語夫有其沙
門見怖如此夫主瞋怒問爲所在婦曰已去
想亦未遠夫即執弓帶刀尋跡往逐張弓拔
刀奔走直前欲斫道人道人即化作瑠璃小
城以自圍繞其人繞城數匝不能得入即問
道人何不開門道人曰欲使開門棄汝弓刀
其人自念當隨其語若當得入手拳加之尋

棄弓刀門故不開復語道人已棄弓刀門何
不開道人曰吾使汝棄心中惡意弓刀耳非
謂手中弓刀也於是其人心驚體悸道人神
聖乃知我心即便叩頭悔過啓道人曰我有
弊妻不識真人使我興惡願小垂慈莫便見
捨今欲將來勸令修道即起還歸其妻問曰
沙門所在其夫具說神變之德今者在彼卿
自宜往改悔滅罪於是夫妻至道人所五體
悔過願爲弟子跪問道人神變聖達乃爾有
瑠璃城堅固難踰志明意定永無憂患行何

道德致此神妙道人曰吾博學無厭奉法不懈精進持戒忍不放逸緣是得道自致泥洹於是道人因說偈言

多聞能持固	奉法爲垣墻	精進難踰毀
從是戒慧成	多聞令志明	以明智慧增
智則博解義	見義行法安	多聞能除憂
能以定爲歡	善說甘露法	自致得泥洹
聞爲知律法	解疑亦見正	從聞捨非法
行到不死處		
道人說偈已	現佛光相洪暉赫奕照曜天地	

夫妻驚愕精神戰懼改惡洗心頭腦打地壞二十億惡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拘睢尼國美音精舍與諸四輩廣說大法有一梵志道士智博通達衆經備舉無事不貫貢高自譽天下無比求敵而行無敢應者晝日執炬行城市中人問之曰何以晝日執炬而行梵志荅曰世皆愚冥自無所見是以執炬照之耳觀察世間無敢言者佛知梵志宿福應度而行貢高求勝名譽不計無常自恃憍恣如是當墮太山地獄無央數劫

求出甚難佛即化作一賢者居肆上坐即呼
梵志何爲作此梵志荅曰以衆人冥晝夜不
見明故執炬火而照之耳賢者重問梵志經
中有四明法爲知之不對曰不審何謂四法
一者明於天文地理和調四時二者明於星
宿分別五行三者明於治國綏化有方四者
明於將兵固而無失卿爲梵志有此四明法
以不梵志慚愧棄炬叉手有不及心佛知其
意即還復身光明炳然晃照天地便持梵聲
爲梵志說偈曰

若多少有聞 自大以憍人 是以盲執燭
照彼不自明

佛說偈已告梵志曰冥中之甚無過於汝而
晝執炬行入大國如卿所知何如一塵梵志
聞之有慚愧色即便叩頭願爲弟子佛即受
之令作沙門意解妄止即得應真

昔舍衛國有大長者名曰須達得須陀洹有
親友長者名曰好施不信佛道及諸醫術時
得重病委頓著牀宗親知友皆就省問勸令
治病死死不肯荅衆人言吾事日月忠孝君

父畢命於此終不改志須達語曰吾所事師
號曰爲佛神德廣被見者得福可試請來說
經呪願聽其所說言行進趣何如餘道事之
與不隨卿所志以卿病久不時除差勸卿請
佛冀蒙其福好施日佳卿便爲吾請佛及衆
弟子須達即便請佛及僧往詣其門佛放光
明亦一內外通徹長者見光欣然身輕佛前就坐
慰問長者所病何如昔事何神作何療治長
者白佛奉事日月君長先人恭敬齋戒祈請
萬端得病經時未蒙恩祐醫藥針灸居門所

忌經戒福德素所不知先人以來守死於此
佛告長者人生世間橫死有三有病不治爲
一橫死治而不慎爲二橫死憍恣自用不達
逆順爲三橫死如此病者非日月天地先人
君父所能除遣當以明道隨時安濟一者四
大寒熱當須醫藥二者衆邪惡鬼當須經戒
三者奉事賢聖於濟窮厄德感神祇福祐羣
生以大智慧消去陰蓋奉行如此現世安吉
終無枉橫戒慧清淨世世常安於是世尊即
說偈言

事日爲明故	事父爲恩故	事君以力故
聞故事道人	人爲命事醫	欲勝依豪強
法在智慧處	福行世世明	察友在爲謀
別伴在急時	觀妻在房樂	欲知智在說
爲能師見道	解疑令學明	亦興清淨本
能奉持法藏	聞能今世利	妻子昆弟友
亦致後世福	積聞成聖智	能攝爲解義
解則戒不穿	受法猗法者	從是疾得安
是能散憂患	亦除不祥衰	欲得安隱吉
當事多聞者		

於是長者聞佛說法心意疑結燿然雲除良
醫進療委心道德四大安靜衆患消除如飲
甘露中外怡懌身安意定得須陀洹道宗室
國人莫不敬奉

昔羅閱祇國南有大山去城二百里南土諸
國路由此山山道深邃有五百賊十四依險劫人
後遂縱橫所害狼藉衆賈被毒王路不通國
王追計不能擒獲時佛在國哀愍羣生念彼
賊輩不知罪福世有如來而目不覩法鼓日
振而耳不聞吾不往度如石沉淵化作一人

著好衣服乘馬帶刀手執弓矢鞍勒嚴飾金銀莊校以明月珠垂珞馬體跨馬鳴絃往入山中羣賊見之以爲成事作賊積年未有此便卯之投石與此何異羣賊齊頭徑前圍繞挽弓拔刀爭欲剝脫於是化人舉弓一發使五百賊各被一箭以刀指擬各被一瘡瘡重箭深即皆顛倒五百羣賊宛轉卧地叩頭歸降爲是何神威力乃爾乞蒙原赦以活微命願時拔箭使瘡除愈今者瘡痛不可堪忍化人答曰是瘡不痛箭不爲深天下瘡重莫過

於憂殘害之甚莫過於愚汝懷貪得之憂殘害之心刀瘡毒箭終不可愈此二事者根本深固勇力壯士所不能拔唯有經戒多聞慧義以此明道療治心病拔除憂愛愚癡貢高制伏剛強豪富貪欲積德學慧乃可得除長獲安隱於是化人即現佛身相好挺持金顏十五殊妙即說偈言

斫瘡無過憂 射箭無過愚 是壯莫能拔
唯從多聞除 盲從是得眼 闇者從得明
示導世間人 如目將無目 是故可捨癡

離慢豪富樂 務學事聞者 是名積聚德
於是五百人見佛光相重聞此偈叩頭歸命
尅心悔過刀瘡毒箭自然除愈歡喜心開即
受五戒國界安寧莫不歡喜

篤信品第四

昔者舍衛城東南有大江水既深而廣有五
百餘家居在岸邊未聞道德度世之行習於
剛強欺詐爲務貪利自恣快心極意世尊常
念其應度者當往度之知此諸家福應當度
於是世尊往至水邊坐一樹下村人見佛光

相奇異莫不驚肅皆往禮敬或拜或揖問訊
起居佛命令坐爲說經法衆人聞之而心不
信習於欺怠不信真言佛便化作一人從江
南來足行水上正沒其踝來至佛前稽首禮
佛衆人見之莫不驚怪問化人曰吾等先人
以來居此江邊未曾聞人行水上者卿是何
人有何道術履水不沒願聞其意化人答曰
吾是江南愚冥之人聞佛在此貪樂道德至
南岸邊不時得渡問彼岸人水爲深淺彼人
見語水可齊踝何不涉渡吾信其言便爾來

過無他異術佛讚言善哉善哉夫執信誠諦
可度生死之淵數里之江何足爲奇於是世
尊即說偈言

信能度淵攝爲船師精進除苦慧到彼岸
士有信行爲聖所譽樂無爲者一切縛解
信乃得道亦一法致滅度從聞得智十六所到有明
信之與戒慧意能行健夫度恚從是脫淵
於是村人聞佛所說見信之證心開信堅皆
受五戒爲清信士明信自修法教普聞天下
昔佛在世有大長者名修羅陀財富無數信

向道德自誓常以臘月八日請佛及僧終身
子孫奉行不廢長者亡時囑兒勿廢兒名比
羅陀後日漸貧居無所有臘月已至無用供
辦愁感不樂佛遣目連往問比羅陀汝父直
月欲至當設何計比羅陀答言亡父教令不
敢違之唯願世尊勿見忽棄也八日中時迴
光臨眄目連即還具白如是比羅陀即將妻
至外家質百兩金還舍供辦一切具足佛與
千二百五十衆僧往詣其舍坐畢行水下食
澡竟還於精舍比羅陀歡喜不敢悔恨其日

夜半諸故藏中自然寶物悉滿如故比羅陀
夫婦明旦見之喜而且懼懼官見問所從得
此夫妻共議當往問佛尋到佛所具白如此
佛告比羅陀安意快用勿有疑難汝之履信
不違父教持戒慚愧沒命不二聞施慧道七
財亦一滿具福德所致非爲災變智者能行不問十七
男女所生之處福應自然於是世尊即說偈
言
信財戒財 慚愧亦財 聞財施財 慧爲七財
從信守戒 常淨觀法 慧而履行 奉教不忘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已不貧 賢者識真
比羅陀聞佛所說益加篤信稽首佛足歡喜
還家具宣佛教誨其妻子遂相承繼皆得道
迹

戒慎品第五

昔波羅柰國有山去城四五十里有五沙門
處山學道晨旦出山人間乞食食訖還山晚
暮乃到往還疲極不堪坐禪思惟正定歷年
如是不能得道佛愍念之勞而無獲化作一
道人往到其所問諸道人隱居修道得無勞

倦諸沙門言吾等住此去城既遠四大之身
當須飲食日日供給往還疲勞經年歷歲勤
苦竟已晝日往返暮輒疲頓不暇復得修道
爲當正爾畢命而已道人語曰夫爲道者以
戒爲本攝心爲行賤形貴真朽棄軀命食以
支形守意正定內學止觀滅意得道養身順
情安得免苦願諸道人明日莫行吾當供養
使諸道人休息一日時五沙門意大歡喜怪
未曾有安心定意不復憂行明日日中此化
道人送食而來食訖安和心意憺怕於是化

人爲說偈言

比丘立戒 守攝諸根 食知自節 寤意令應
以戒降心 守意正定 內學止觀 無忘正智
明哲守戒 內思正智 行道如應 自清除苦
化道人說此偈已顯現佛身光相之容於是
五沙門精神震動第一感恩唯戒即得阿羅漢
惟念品第六

昔佛在世時弗加沙王與瓶沙王親友弗加
沙王未知佛道作七寶華以遺瓶沙王
得之轉奉上佛白佛言弗加沙王與我親友

遺我此華今以上佛願令彼王心開意解見
佛聞法奉敬聖衆當以何物以報所遺佛告
瓶沙寫十二因緣經送持與之彼王得經心
必信解即寫經卷別書文曰卿以寶華見遺
今以法華相上詳思其義果報深美到便誦
習以同道味弗加沙得經讀之尋省反覆燿
然信解喟然嘆曰道化真妙精義安神國榮
五欲憂惱之原累劫習還始今乃寤顧視流
俗無可貪樂即召羣臣國付太子便自剃頭
行作沙門法服持鉢詣羅閱祇城外陶家窰

中寄宿明日入城分衛食訖當至佛所奉受
經戒佛以神通知弗加沙明日食時其命將
終故從遠來不得見佛又不聞經甚可憐愍
於是世尊化作沙門往至陶家欲求寄宿陶
家語曰向有一沙門在彼窰中可共止宿也
把草入窰坐於一面問弗加沙從何所來師
爲是誰以何因緣行作沙門爲見佛未弗加
沙言吾未見佛聞十二因緣便作沙門明日
入城乃分衛已當往見佛耳化沙門言人命
危脆朝夕有變無常宿對卒至無期但當觀

身四大所由合成散滅各還其本思惟覺意
空淨無想專念三尊布施戒德能知無常見
佛無異方念明日種無益想時化沙門即說
偈言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常念佛法衆 已知自覺意 是爲佛弟子
常當晝夜念 佛與法及衆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空不願無相 晝夜當念是
時化沙門在於窰中爲弗加沙說非常之要
弗加沙王思惟意定即得阿那含道佛知已

解爲現佛身光明相好弗加沙王驚喜踊躍
稽首作禮佛重告之曰罪對無常畢故莫恐
弗加沙王言敬奉尊教勿然別去明日食時
弗加沙王入城分衛於城門中逢新產犍牛
護犢觝殺弗加沙王腹潰命終即生阿那含
天佛遣諸弟子闍維起塔佛語諸弟子罪對
之根不可不慎也

慈仁品第七

昔佛在羅閱祇去國五百里有山山中有一
家有百二十人生長山藪殺獵爲業衣皮

食肉初不田作奉事鬼神不識三尊佛以聖
明知其應度往詣其家坐一樹下男子行獵
唯有婦女在見佛光相明照天地山中木石
皆變金色大小驚喜知佛神人皆往禮拜供
施坐席佛為諸母人說殺生之罪行慈仁之
福恩愛一時會有離別諸母人聞經歡喜前
白佛言山民貪害以肉為食欲設微供願當
納受佛告諸母人諸佛之法不以肉食吾以
食來不須復辦因告之曰夫人生世所食無
數何以不作有益之食而殘害羣生以自濟

活死墮惡道損而無益人食五穀當愍眾生
蠕動之類莫不貪生殺彼活已殃罪不朽慈
仁不殺世世無患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為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垂拱無為 不害眾生 無所競惱 是應梵天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佛說偈已男子獵還諸婦聽經不復行迎其
夫驚疑怪不如常棄肉來歸謂有變故至見
諸婦皆坐佛前叉手聽經瞋恚驚歎欲圖毀

佛諸婦諫曰此是神人勿興惡意也即各悔過爲佛作禮佛重爲說不殺之福殘害之罪夫主意解長跪白佛吾等生長深山以殺獵自居罪過累積當行何法得免重殃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履仁行慈 亦一 博愛濟衆 有十一譽 廿一 福常隨身
卧安覺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在所得利 死昇梵天 是爲十一
佛說偈已男女大小百二十二人歡欣信受
皆持五戒佛語瓶沙王給其田地賜與穀食

仁化廣普國界安寧

昔有大國王名和默處在邊境未覩三尊聖妙之化奉事梵志外道妖蠱舉國奉邪殺生祭祀以此爲常時王母病委頓著牀使諸醫師不蒙湯藥遣諸聖女所在求請經年歷歲未得除瘥更召國內諸婆羅門得二百人請入令坐供設飲食而告之曰吾太夫人病困經久不知何故乃使如此卿等多智明識相法天地星宿有何不可具見告示諸婆羅門言星宿倒錯陰陽不調故使爾耳王曰作何

方宜使得除愈婆羅門言當於城外平治淨處郊祠四山日月星宿當得百頭畜生種種各異類及一小兒殺以祠天王自躬身將母至彼跪拜請命然後乃瘞王即供辦如其所言驅人象馬牛羊百頭隨道悲鳴振動天地

從東門出當就祭壇殺以祠天世尊大慈普濟衆生愍是國王頑愚之甚云何興惡殺衆生命欲救一人於是世尊將從大衆往到其國在城東門道路逢王及婆羅門輩所驅畜生悲鳴而來王遙見佛如日初出如月盛滿

光相炳然照耀天地人民見者莫不愛敬所驅畜生祭饌之具皆願求脫王即前進下車却蓋爲佛作禮叉手長跪問訊世尊佛命令起問欲所至拱手荅言國太夫人得病經久良醫神祇無不周遍今始欲行解謝星宿四山五嶽爲母請命冀蒙得瘞佛告大王善聽亦一一言欲得穀食當行耕種欲得大富當行布施欲得長命當行大慈欲得智慧當行學問行此四事隨其所種還得其果夫富貴之家不貪貧賤之食諸天以七寶爲宮殿衣食自

然豈當捨甘露之食來食麤穢也祠祀淫亂以邪爲正殺生求生去生道遠殺害衆命欲救一人安得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壽百歲 勤事天下神 象馬用祭祀 不如行一慈

佛說偈時即放光明烈照天地三塗八難莫不歡喜各得其所國王和默聞說妙法又覩光明甚大歡喜即得道迹病母聞法五情悅豫所患消除二百梵志覩佛光相重聞其言慚愧悔過願爲弟子佛盡受之皆作沙門各

得如願王及大臣請佛說法供養一月乃去以法治正國遂興隆
言語品第八

昔弗迦沙王入羅閱祇城分衛於城門中爲新產犉牛所觝殺牛主怖懷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之牛從後復觝殺其主其主有子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來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

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羣臣行詣佛所到作
禮畢却坐王位叉手白佛言大可怪世尊一
頭特牛而殺三人將有變故願聞其意佛告
瓶沙王罪對有原非適今也王曰願聞其由
佛言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治生寄住孤
獨老母舍應顧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
伺老母不在嘿聲捨去竟不與直老母來歸
不見賈客即問比居云皆已去老母瞋恚尋
後追逐疲頓乃及責索舍直三賈客逆罵詈
言我前已相與云何復索同聲共觝不肯與

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呪誓語三賈客
我今窮厄何忍欺觝於我願我後世所生之
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
殺汝乃休不爾不止佛語瓶沙爾時老母者
今此特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爲
牛所觝殺者是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憍陵懺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佛說是時瓶沙王官屬一切莫不恭肅願崇

善行作禮而去

雙要品第九

昔舍衛國王名波斯匿王到佛所下車却蓋
解劒脫履拱手直進五體投地稽首足下長
跪白佛願以來日於四街道施設微食欲使
國人知佛至尊願令衆生遠鬼妖蠱亦一悉奉五
戒以消國患佛言善哉夫爲國主宜有明導
率民以道求來世福王曰至真請退嚴辦手
自爲飯身往奉迎佛與衆僧俱至四衢佛至
就坐即行澡水手自斟酌佛食飯畢於四道

頭爲王說法觀者無數時有兩商人一人念
曰佛如帝王弟子猶忠臣佛陳明法弟子誦
宣斯王明矣知佛可尊屈意奉之一人念曰
斯王愚惑爾爲國王將復何求佛者若牛弟
子猶車彼牛牽車東西南北佛亦如是子有
何道而下意奉之二人俱去行三十里停宿
沽酒共飲評論曠事其善念者四王護之其
惡念者太山鬼神令酒入腹如火燒身出亭
路卧宛轉轍中晨商人車五百乘轢殺之馬
伴明日求之已殺曰還國見疑取物去不義

輕身委財逝至他國國王崩亡無太子識書
云何土有微人當王斯土故王有神馬任王
必屈膝即具嚴駕神馬印綬行來國土觀者
數千商人亦出國太史曰彼有黃雲之蓋斯
王者氣神馬屈膝舐商人足羣臣預作香湯
澡浴拜爲國王於是遂處位聽省國事深自
思曰余無微善何緣獲此必是佛恩使之然
也即與羣臣向舍衛國遙稽首曰賤人無德
蒙世尊慈得王此國明日願與應真衆垂意
顧斯一時三月佛告阿難敕諸比丘明日彼

亦一

廿五

王請皆當作變化令彼國王人民歡喜各作
神足往到彼國皆次就坐如法儼然下食畢
訖澡手爲王說法王曰吾本微人素無快德
何緣獲斯佛告王曰昔彼天王飯佛於四衢
道王心念言佛如國王弟子猶臣下王種斯
裁今自獲果彼一人云佛者若牛弟子猶車
彼人自種車轆之災今在太山地獄爲大車
所轆自獲其果然非王勇健所能致矣爲善
福隨爲惡禍追此爲自作非天龍鬼神所能
與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於轍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如影隨形
佛說經偈已王及臣民聽者無數皆大歡喜
逮得法眼

昔耆闍崛山後有婆羅門七十餘家宿福應
度佛到其村現道神足衆人見佛光相巍巍
莫不敬伏佛坐樹下問諸梵志居此山中爲
幾何世有何方業以自供給曰居此以來三
十餘世田作畜牧以此爲業又問奉修何行

求離生死答曰事日月水火隨時祭祠若有
死者大小聚會唱生梵天以離生死佛語諸
婆羅門夫田作畜牧祭祠日月水火唱叫生
天非是長存離生死法極福無過二十八天
無有道慧還墮三塗唯有出家修清淨志履
行寂義可得泥洹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以真爲偽 以偽爲真 是爲邪計 不得真利
知真爲真 見偽知偽 是爲正計 必得真利
世皆有死 三界無安 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
觀諸世間 無生不終 欲離生死 當行道真

七十婆羅門聞佛所說欣然意解願作沙門
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皆成沙門佛與共
還精舍至於中路顧戀妻息各有退意時遇
天雨益懷憂慘佛知其意便於道邊化作數
十間舍入中避雨而舍穿漏佛因舍漏而說
偈言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惟行 姪洩爲穿
蓋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行 姪慝不生
七十沙門聞說此偈雖強自進猶懷瞢瞢雨
止前行地有故紙佛告比丘取之受教即取

佛問比丘以爲何紙諸比丘白佛此裏香之
紙今雖捐棄處香如故佛復前行地有斷索
佛告比丘取之受教即取佛復問曰此何等
索諸比丘白佛其索腥臭此繫魚之索佛語
比丘夫物本淨皆由因緣以與罪福近賢明
則道義隆友愚闇則殃罪集譬彼紙索近香
則香繫魚則腥漸染翫習各不自覺於是世
尊即說偈言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迷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附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潔芳

七十沙門重聞此偈知家欲爲穢藪妻子爲桎梏執信堅固往至精舍攝意惟行得羅漢道昔長者須達買太子園田共造精舍奉上世尊各請佛及僧供養一月佛爲二人廣陳明法皆得道跡時太子祇陀歡喜還東宮歎佛之德作樂自娛祇陀弟瑠璃常在王邊時王素服與諸近臣及後宮夫人往詣佛所稽首禮畢一心聽經瑠璃在後典衛御座時諸佞臣阿薩陀等姦謀啓曰試著大王印綬坐御座上如似王不於是瑠璃即隨其言被服

昇座諸佞臣等皆共拜賀正似大王千載遭遇黎庶之願豈使東宮闕闕於此此之御座豈可昇而復下也即率所領貫鉀拔劔自就到祇洹斥徙大王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祇洹間殺王近臣五百餘人王與夫人播迸晨夜至舍夷國中道飢餓王數蘆服腹脹而薨於是瑠璃遂即專制拔劔入東宮斫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顏色不變含笑熙怡甘心受刃命未絕聞聞虛空中自然音樂聲迎其魂神佛於祇洹即說偈言

造喜後喜 行善兩喜 彼喜惟歡 見福心安
今歡後歡 爲善兩歡 厥爲自祐 受福悅豫
是時瑠璃王尋興兵衆伐舍夷國殺害釋種
道迹之人殘暴無道五逆兼備佛記瑠璃不
孝不忠衆罪深重却後七日當爲地獄火所
燒殺又太史記亦一記與佛同王大怖懾即乘船
入海吾今處水火不得來七日日中有自然
火從水中出燒船覆沒王亦被燒恐怖毒熱
忽然沉終於世尊即說偈言

造憂後憂 行惡兩憂 彼憂惟懼 見罪心懾

今悔後悔 爲惡兩悔 厥爲自殃 受罪熱惱
佛說是已告諸比丘太子祇者不貪榮位守
死懷道上生天上安樂自然瑠璃王者狂愚
快意死墮地獄受苦無數一切世間豪貴貧
賤皆歸無常無長存者是以高士殞命全行
爲精神寶佛說是時莫不信受

法句譬喻經卷第一

法句譬喻經卷第二

亦二

西晉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放逸品第十

昔佛在世時有五百賈客從海中大持七寶
還歸本國經歷深山爲惡鬼所迷不能得出
糧食乏盡窮頓困厄亦二遂皆飢死所齎寶貨散
在山間時有沙門在山中學道見其如此便
起想念吾勤苦學道積已七年不能得道又
復貧窮無以自濟此寶物無主取之持歸用
立門戶於是下山拾取寶物藏著一處已便

出山求呼兄弟負馱持歸方到道半佛念比
丘應當得度佛便化作一比丘尼剃頭法服
粧面畫眉金銀瓔珞隨谷入山道逢沙門頭
面作禮問訊起居道人呵比丘尼曰爲道之
法應得爾不剃頭著法衣云何復粧面畫眉
瓔珞身體也比丘尼荅曰沙門之法爲應爾
不辭親學道山居靜志云何復取非其財物
貪欲忘道快心放意不計無常生世如寄罪
報延長於是比丘尼爲說偈言
比丘謹慎戒 放逸多憂患 變淨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守戒福致喜 犯戒有懼心

能斷三界漏 此乃近涅槃

是時比丘尼說此偈已爲現佛身相好光明
沙門見之悚然毛豎稽首佛足悔過自陳愚
癡迷謬違犯正教往而不返其將奈何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若前放逸 後能自禁 是照世間 念定其宜
過失爲惡 追覆以善 是照世間 念善其宜
少壯捨家 盛修佛教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人前爲惡 後止不犯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於是比丘重聞此偈結解食止稽首佛足還
到樹下數息相隨止觀還淨獲道果證成阿
羅漢

心意品第十一

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
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亦二但念六欲目色
耳聲鼻香口味身更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
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
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
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

便欲斲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
不能得斲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
能奈何遂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
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荅曰
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
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
百千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永滅度安於是化
沙門即說偈言

有身不久 皆當歸土 形壞神去 寄住何貪
心務造處 往來無端 念多邪僻 自爲招患

是意自造 非父母爲 可勉向正 爲福勿回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於是比丘聞說此偈貪斷姪止即得羅漢道
知化沙門是佛世尊敬肅整服稽首佛足天
龍鬼神莫不歡喜

華香品第十二

亦二

三

昔佛在舍衛國國東南海中有臺臺上有華
香樹樹木清淨有婆羅門女五百人奉事異
道意甚精進不知有佛時諸女自相謂曰我
等稟形生爲女人從少至老爲三事所監不

得自由命又短促形如幻化當復死亡不如共至華香臺上採取香華精進持齋降屈梵天當從求願願生梵天長壽不死又得自在無有監忌離諸罪對無復憂患即齋供具往至臺上採取華香奉事梵天一心持齋願屈尊神於是世尊見此諸女雖爲俗齋其心精進應可化度即與大衆弟子菩薩天龍鬼神飛昇虛空往至臺上坐於樹下諸女歡喜謂是梵天自相慶慰得我所願矣時一天人語諸女言此非梵天是三界尊號名爲佛度人

無量於是諸女前至佛所爲佛作禮前白佛言我等多垢今爲女人求離監檢願生梵天佛言諸女快得善利乃發此願世有二事其報明審爲善受福爲惡受殃世間之苦天上之樂有爲之煩無爲之寂誰能選擇取其真者善哉諸女乃有明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孰能擇地捨監取天 誰說法句如擇善華
學者擇地捨監取天 善說法句能採德華
知世坯喻幻法忽有 斷魔華敷不覩死生
見身如沫幻法自然 斷魔華敷不覩死生

於是諸女聞佛此偈願學真道爲比丘尼頭
髮自墮法衣具足思惟寂定即得羅漢道阿
難白佛言今此諸女素有何德乃令世尊而
就度之一聞說法出家得道也佛告阿難昔
迦葉佛時有大長者財富無數夫人嫁女有
五百人其性妬惡亦二門不妄開夫人嫁女欲往
見佛終不肯聽後日國王召諸大臣上殿宴
會會輒竟日時夫人嫁女見長者入會便共
至佛所稽首作禮小坐聽經各發願言令我
世世莫與惡人相遭遇所生之處恒與道德

聖人相值聞來世有佛名釋迦文願與相值
出家學道奉持訓誨佛語阿難爾時夫人嫁
女五百人者今此五百比丘尼是本願懇惻
今應得度是以世尊就度之耳佛說是時莫
不敬喜

昔佛始得道在羅閱祇國教化轉到舍衛國
國王羣臣莫不宗仰時有賈客大人名曰波
利與五百賈人入海求寶時海神出掬水問
波利言海水爲多掬水爲多波利荅曰掬水
爲多所以者何海水雖多無益時用不能救

彼飢渴之人掬水雖少值彼渴者持用與之
以濟其命世世受福不可貲計海神歡喜讚
言善哉即脫身上八種香瓔校以七寶以與
波利海神送之安善往還到舍衛國持此香
瓔上波斯匿王具陳所由念是香瓔非小人
所服謹以貢上願蒙納受王得香瓔以爲奇
異即呼諸夫人羅列前住若最好者以香瓔
與之六萬夫人盡嚴來出王問末利夫人何
以不出侍人荅言今十五日持佛法齋素服
不嚴是以不出王便瞋恚遣人呼曰如今持

齋應違王之命不乎如是三反末利夫人素
服而出在衆人中明如日月倍好於常王意
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
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山積
人命短促懼墜三塗是以月月奉佛法齋割
愛從道世世蒙福王聞歡喜便以香瓔以與
末利夫人夫人荅言我今持齋不應著此可
與餘人王曰我本發意欲與勝者卿今最勝
又奉法齋道志殊高是以相與若卿不受吾
將安置夫人荅言大王勿憂願王屈意共到

佛所以此香瓔奉上世尊并採聖訓累劫之福矣王即許焉即敕嚴駕往到佛所稽首於地却就王位王白佛言海神香瓔波利所上六萬夫人莫不貪得末利夫人與而不取持佛法齋心無貪欲謹以上佛願垂納受世尊弟子執心護齋直信如此豈有福乎於是世尊爲受香瓔即說偈言

多作寶華 結步搖綺 廣積德香 所生轉好
奇草芳華 不逆風熏 近道敷開 德人遍香
栴檀多香 青蓮芳華 雖曰是真 不如戒香

華香氣微 不可謂真 持戒之香 到天殊勝
戒具成就 行無放逸 定意度脫 長離魔道
佛說偈已重告王曰齋之福祐明譽廣遠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中珍寶持用布施不如末利夫人一日一夕持佛法齋如比其福須彌以豆矣積福學慧可到泥洹王及夫人羣臣大小莫不歡喜執戴奉行

佛在羅閱祇者閣崛山中城中有長者子五十人往詣佛所作禮却坐佛爲說無常苦空非身之法恩愛如夢會當別離尊榮豪貴亦

永樂北藏

法句譬喻經

第一三〇冊

有憂戚唯有涅槃永離生死羣殃盡滅乃可
大安時五十人聞法喜悅願爲弟子佛言善
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具足即成沙門此諸
沙門有親友長者聞其出家意大代其歡喜
往到耆闍崛山與之相見讚言諸君快得善
利乃有此志爲之設壇請佛及僧明日佛與
衆會就其舍食食訖說法晡時乃還此諸新
學沙門戀慕宗黨皆欲返退佛知其意將出
城門見田溝中汙泥糞壤中生蓮華五色香
潔其香芬熏乃蔽諸臭佛便趣之因說偈言

如田作溝 近於大道 中生蓮華 香潔可意
有生死然 凡夫處邊 智者樂出 爲佛弟子
佛說偈已即還山中賢者阿難前白佛言向
者世尊臨田溝上所說二偈不審其義願聞
其意佛告阿難汝見溝中汙泥不淨糞壤之
中生蓮華不唯然見之佛言阿難人在世間
展轉相生計壽百歲或長或短妻子恩愛飢
渴寒熱或悲或欣一凶二吉三毒四倒五陰
六入七識八邪九惱十惡猶如田溝畜藏糞
壤汙泥不淨欸有一人覺世無常發心學道

修清淨志凝神斷想自致得道亦如汙泥生
好蓮華身自得道還度宗親一切衆生皆蒙
開解亦如華香掩蔽臭穢五十比丘聞佛說
法進志堅固即得阿羅漢道

愚闇品第十三

佛在舍衛國時城中有婆羅門年向八十財
富無數爲人頑闇慳貪難化不識道德不計
無常更作好舍前房後堂涼臺煖室東西廂
廡數十梁間唯後堂前拒陽未訖時婆羅門
恒自經營指授衆事佛以道眼見此老公命

不終日當就後世不能自知而方忪忪善治
精神無福甚可憐愍佛將阿難往到其門慰
問老公得無勞倦今作此舍皆何所安公言
前房待客後堂自處東西二廂當安兒息財
物僕使夏上涼臺冬入溫室佛語老公久聞
宿德思遲談講偶有要偈存亡有益欲以相
贈不審可小廢事共坐論不老公荅言今正
大遽不容坐語後日更來當共善叙所云要
偈便可說之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有子有財 愚惟汲汲 我且非我 何有子財

暑當止此 寒當止此 愚多預慮 莫知來變
愚蒙愚極 自謂我智 愚而稱智 是謂極愚
婆羅門言善說此偈 今實停遠 後來更論於
是世尊傷之而去 老公於後 自授屋椽 椽墮
打頭 即時命過 家室涕哭 驚動四鄰 佛去未
遠 便有此變 佛到里頭 逢諸梵志 數十人問
佛從何所來 佛言 屬到此死 公舍爲公說法
不信佛語 不知無常 今者忽然已就 後世具
爲諸梵志更說前偈 義聞之欣然 即得道迹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愚開近智 如瓢斟味 雖久狎習 猶不知法
開達近智 如舌嘗味 雖須更習 即解道要
愚人施行 爲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行爲不善 退見悔吝 致涕流面 報由宿習
時諸梵志重聞此偈 益懷篤信 爲佛作禮 歡
喜奉行

昔佛在舍衛國 給孤獨精舍 爲天人說法時
波斯匿王有一寡女 名曰金剛 少寡來歸父
王 哀愍別爲宮舍 作好舍宅 給五百妓女 以
娛樂之 衆共有一長老 青衣名曰度勝 恒行

市脂粉香華見男女無數大衆各齎香華出城即問行人欲何所至衆人答言佛出於世三界之尊度脫衆生皆得涅槃度勝聞之心悅意喜即自念言今老見佛宿世之福便分香直持買好華隨衆人輩往到佛所作禮却立散華燒香一心聽法已過市取香亦二因聽法功德宿行所追香氣熏聞片兩倍前嫌其遲晚而共詰之度勝奉道即如事言世有聖師三界之尊擊無上法鼓震動三千往聽法者無央數人實隨聽法是以稽遲金剛之徒聞

說世尊法義深妙非世所聞悚然心歡而自歎曰吾等何罪獨隔不聞即報度勝試爲我說之度勝白曰身賤口穢不敢便宣乞更諮授如命說之即便遣出重告之曰具授儀式度勝未還金剛侍女側息中庭如子侍母佛告度勝汝還說法多所度脫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敕具宣聖旨皆大歡喜各脫衣一領積爲高座度勝洗浴承佛威神如應說法金剛之等五百餘人疑解破惡得須陀洹道說法甚美不覺失火一時燒死即生天上

王將人從來爲救火見之已燃收拾棺殮葬
送畢訖往過佛所爲佛作禮却坐常位佛問
王所從來也王叉手言女金剛不幸不覺失
火大小燒盡適棺殮還不審何罪遇此火害
惟願世尊剖告未聞佛告大王過此世時有
城名波羅奈有長者婦將姝女五百人至城
外大祠祀其法難忍他姓之人不得到邊不
問親疎來者擲著火中時世有一辟支佛名
曰迦羅處在山中晨來分衛暮輒還山迦羅
分衛來趣郊祠長者婦見之忿然瞋恚共捉

迦羅撲著火中舉身焦爛便現神足飛昇虛
空衆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而自陳曰
女人蠢愚不識至真羣愚荒駭毀辱神靈自
惟過豐罪惡若山願降尊德以消重殃尋聲
即下而般涅槃諸女起塔供養舍利佛爲大
王而說偈言

亦二

十

愚意作惡不能自解殃追自焚罪成熾然
愚所望處不謂適苦臨墮厄地乃知不善
佛告大王爾時長者婦今王女金剛是五百
侍女今度勝等五百妓女是罪福追人久無

不彰善惡隨人如影隨形說是法時國內大小信伏歡喜咸歸三尊皆受五戒即得道跡明哲品第十四

昔有梵志厥年二十天才自然事無大小過目則能自以聰哲而自誓曰天下技術要當盡知一藝不通則非明達也於是遊學無師不造六藝雜術天文地理醫方鎮厭山崩地動擣菹博弈妓樂搏撮裁割衣裳文繡綾綺廚膳切割調和滋味人間之事無不兼達心自念曰丈夫如此誰能及者試遊諸國摧伏

抵對奮名四海技術衝天然後載功竹帛垂勲百代於是遊行往至一國入市觀視見有一人坐作角弓拊筋治角用手如飛作弓調快買者諍前即自念曰少來所學自以具足邂逅自輕不學作弓若彼闢技吾則不如矣亦二當從受學耳遂從弓師求為弟子十一盡心受學月日之中具解弓法所作巧妙乃踰於師布施財物奉辭而去去之一國當渡江水有一船師用船若飛迴旋上下便疾無雙復自念曰吾技雖多未曾習船雖為賤術其於不知

宜當學之萬技悉備遂從船師願爲弟子供奉盡敬竭力勞動月日之中知其逆順御船迴旋乃踰於師布施財物奉辭而去復至一國國王宮殿天下無雙即自念曰作此殿匠巧妙乃爾自隱遊來偶不學之若與競巧必不勝矣且當復學意乃足耳遂求殿匠願爲弟子盡心供養執持斤斧月日之間具解尺寸方圓規矩彫文刻鏤不事盡知天才明明事輒勝師布施所有辭師而去用行天下遍十六大國命敵誦技獨言隻步無敢應者心

自貢高曰天地之間誰有勝我者佛在祇桓逢見此人應可化度佛以神足化作沙門拄杖持鉢在前而來梵志由來國無道法未見沙門怪是何人頃至當問須臾來到梵志問曰百王之則未見君輩衣裳制度無有此服宗廟異物不見此器君是何人形服改常也沙門荅曰吾調身人也復問何謂調身於是沙門因其所習而說偈言

弓匠調角 水人調船 巧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深淵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廓然
於是沙門說此偈已身昇虛空還現佛身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洞達照耀天地從虛
空來下謂其人曰吾道德變化調身之力也
於是其人五體投地稽首問曰願聞調身其
有要乎佛告梵志亦二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四禪
三解脫此調身之法也夫弓船木匠六藝奇
術斯皆綺飾華譽之事蕩身縱意生死之路
也梵志聞之欣然信解願爲弟子佛告沙門
善來鬚髮自墮即成沙門佛重爲說四諦八

解之要尋時即得阿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國有山民居村五六十家去國
五百里村中有一貧家其主人婦懷妊十月
雙生二男甚大端正無比父母愛之便爲作
字一名雙德二名雙福生五六十日其父牧
牛來還懈怠却卧牀上其母出田拾薪未還
此二小兒左右顧視不見父母便共相責語
一人言前世之時垂當得道正坐愚意謂命
可常退墮生死不可計劫今乃得生此貧家
作子穰草之中以稀糲自覆食飲麤惡裁自

支身如此至久云何可活皆坐前世戀慕富貴放身散意快樂須臾從爾已來長塗受苦如今憂惱當何怙恃一人答曰我爾時小稚一時之勤竟不精進而令數世遭諸苦患此是自爲非父母作也但共當之復何所言父聞二子相責如是甚大怪之謂呼是鬼祟來亦一十三生災變云何數十日小兒乃作此言恐其後日殺親滅族曼小未大宜當殺之其父驚出閉門捨去到田取薪欲燃火燒殺之其母來還問夫用此薪爲夫言甚大可怪所說如是

此似是鬼必破人門族以其曼小欲燒殺之其母聞此意中惘然猶豫未信小停數日更聽其言至明日夫婦俱出於戶外潛聽二兒在內相責如故夫婦重共聞之甚怪所以便共集薪密欲燒之佛以天眼見此夫婦欲燒殺二子愍其可憐宿福應度往到其村普放光明天地大動山川樹木皆作金色村中大小驚到佛所爲佛作禮莫不歡喜知佛至神三界無比佛到雙生小兒家二兒見佛光明喜踊難量父母又驚各抱一子將至佛所問

佛世尊此小兒生來四五十日所說如是甚
共怪之恐作禍害欲火燒殺之正值佛來未
及得燒不知此小兒爲是何等鬼魅也惟願
解說是何災怪小兒見佛踊躍歡喜佛見小
兒大笑口出五色光普照天地佛告小兒父
母及村人大小此二小兒非是鬼魅福德之
子前迦葉佛時曾作沙門少小共爲朋友同
志出家各自精進臨當得道歛起邪想共相
沮敗樂世榮華恃福生天下爲侯王國主長
者歛起是想便墮退轉不得涅槃受此生死

彌連劫數常相鈎牽輒共雙生遇我世時今
始乃生以往供養佛故餘福應度罪滅福生
自識宿命是以世尊故來度之我不度者橫
爲火所燒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大人體無欲 在所昭然明 雖或遭苦樂

亦二

十四

不高現其智 大賢無世事 不願子財國
常守戒慧道 不貪邪富貴 智人知動搖
譬如沙中樹 朋友志未強 隨色染其素
佛說是時小兒見佛其身即踊如八歲小兒
即作沙彌得羅漢道村人大小見佛光相又

見小兒形變踊大皆大歡喜得須陀洹道父
母疑解亦得法眼

羅漢品第十五

昔有一國名那黎近南海邊其中人民採真
珠梅檀以爲常業其國有一家兄弟二人父
母終亡欲求分異家有一奴名分那年少聰
了賈販市買入海治生無事不知居家財物
分爲一分以奴分那持作一分兄弟擲籌第
得分那將妻子空手出舍時世飢儉唯得分
那恐不相活以爲愁憂奴分那白大家言願

莫愁憂分那作計月日之中當令勝兄大家
言若審能爾者放汝爲良人大家夫人有私
珠物與分那作本時海潮來城內人民至水
邊取薪分那持少珠物至城外見一乞兒負
薪薪中有牛頭梅檀香可治重病一兩直千
兩金時世有一不可常得分那識之以金錢
二枚買得持歸破作數十段時有長者得重
病當得此牛頭梅檀香二兩合藥求不能得
分那持往即得二千兩金如是賣盡所得資
財富兄十倍大家感念分那之恩不違言誓

放爲良人隨意所樂分那辭行學道到舍衛國爲佛作禮長跪白佛所出微賤心樂道德唯願世尊垂慈濟度佛言善來分那頭髮自墮法衣著身即成沙門佛爲說法尋得羅漢道坐自思惟今得六通存亡自由皆主人之恩今當往度并化國人於時分那往到本國至主人家主人歡喜請坐設食食訖澡手飛昇虛空分身散體半出水火光明洞達從上來下告主人曰此之神德皆是主人放捨之福往到佛所所學如是主人答曰佛之神化

微妙乃爾願見世尊受其教訓分那答曰但當至心供設饌具佛三達智必自來矣即便設供宿昔已辦向舍衛國稽首長跪燒香請佛唯願屈尊廣度一切佛知其意即與五百羅漢各以神足往到其舍國王人民莫不驚肅來至佛所五體投地却坐三位食畢澡訖佛爲主人及王官屬廣陳明法皆受五戒爲佛弟子起住佛前歎分那曰在家精勤出家得道神德高遠家國蒙度我當云何以報其恩於是世尊重歎分那而說偈言

心已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棄欲無著 缺三界障 婬意已絕 是謂上人
若聚若野 平地高岸 應真所過 莫不蒙度
彼樂空閑 衆人不能 快哉無婬 無所欲求
佛說偈已 主人及王益加歡喜供養七日得
須陀洹道

亦二

十六

述千品第十六

昔佛在舍衛國有一長老比丘字般特新作
比丘稟性闇塞佛令五百羅漢日日教之三
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皆知其愚冥佛

愍傷之即呼著前授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
犯如是行者得度世般特感佛慈恩歡欣心
開誦偈上口佛告之曰汝今年老方得一偈
人皆知之不足爲奇今當爲汝解說其義一
心諦聽般特受教而聽佛即爲說身三口四
意三所由觀其所起察其所滅三界五道輪
轉不息由之昇天由之墮淵由之得道涅槃
自然分別爲說無量妙法般特燿然心開即
得羅漢道爾時有五百比丘尼別有精舍佛
日遣一比丘爲說經法明日般特次應當行

諸尼聞之皆預含笑明日來者我等當逆說其偈令之慚愧無所一言明日般特往詣尼大小皆出作禮相視而笑坐畢下食食已澡手請令說法般特即上高座白臧否曰薄德下才末爲沙門頑鈍有素所學不多唯知一偈粗識其義當爲敷演願各靜聽諸年少比丘尼欲逆說偈口不能開驚怖自責稽首悔過般特即如佛所說一一分別身意所由罪福内外昇天得道凝神斷想入定之法即時諸尼聞其所說甚怪其異一心歡喜皆得羅

亦二

十七

漢道後日國王波斯匿請佛衆僧於正殿會佛故現般特威神與鉢令特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卿爲沙門一偈不了受請何爲吾是俗人尚猶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持鉢伸臂遙以授佛王及羣臣夫人太子衆會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般特比丘臂也近日得道向吾使持鉢門士不聽來入是以伸臂授吾鉢耳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

佛言聞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
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爲上般特解一偈
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人雖多學
不解不行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
說偈言

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佛說偈已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羣臣
夫人太子莫不歡喜

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爲天人說法時舍
衛國中有婆羅門長者名藍達大富無極其
家貲財不可計數梵志之法當作大檀以顯
名譽盡家之財持用布施作般闍于瑟供養
婆羅門五千餘人五年之中供給衣被牀榻
醫藥珍奇寶物郊祠供具盡所愛惜諸梵志
等五年之中爲羅摩達長者祭祀諸天四山
五嶽星宿水火無不周遍呪願長者長夜受
福五歲已周最後一日極大布施如長者法
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象馬車乘奴婢資

財七寶服飾繖蓋履屐鹿皮之衣錫杖踞牀
澡罐澡槃牀榻蓆薦所應當得事事八萬四
千盡持布施當其爾日皆來大會鬼神國王
大臣梵志大姓悉來會坐隱隱闐闐莫不歡
欣佛見如是歡然言曰此大姓梵志何以愚
癡所施大多福報薄少如種火中何從得報
也若我不化長離法門於是世尊便起嚴服
化從地出放大光明普照衆會大小見之怪
未曾有驚怖悚懼不知何神長者羅摩達及
諸大衆頭面著地爲佛作禮佛見衆人皆有

敬心因其恭肅便說偈言

月千反祠 終身不輟 不如須臾 一心念法
一念造福 勝彼終身 雖壽百歲 奉事火神
不如須臾 供養三尊 一供養福 勝彼百年
於是世尊告藍達曰施有四事何等爲四一
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
施多得福報多四者施少得福報亦少何謂
施多得福報少者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
歌舞破損財寶無有福慧何謂施少得報少
者以慳貪惡意施於道士俱兩愚癡是以無

福何謂施少得福多者能以慈心奉道德人
道士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何
謂施多得福多者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
出財起立精舍果園供養三尊衣服牀榻廚
膳斯福如五河流入於大海福流如是世世
不斷是施多其福轉多譬如農家地有厚薄
所得不同爾時藍達長者座中會人見佛變
化聞說法言皆大歡喜諸天人神皆得須陀
洹五千梵志皆作沙門得應真道主人藍達
居家大小皆受五戒亦得道迹國王大臣皆

受自歸爲優婆塞亦得法眼

昔佛在舍衛精舍教化時羅閱祇國有一人
爲人兇惡不孝父母輕侮良善不敬長老居
門衰耗常不如意便行事火欲求福祐事火
之法日適欲沒燃大火聚向之跪拜或至夜
半火滅乃止如是三年不得其福更事日月
事日月法晝以日出夜以月明向日月拜沒
乃休止如是三年復不得福輒復事天燒香
跪拜奉上甘美香華酒脯猪羊牛犢遂至貧
困故不得福勤苦憔悴病不去門聞舍衛國

有佛諸天所宗當往奉事必望得福即到佛
所至精舍門瞻觀世尊光相晃然容顏奇異
如星中月見佛歡喜頭面作禮叉手白佛生
長愚癡不識三尊事火日月及諸天神九年
精勤永不蒙福顏色憔悴氣力衰微四大多
患死亡無日伏承世尊度人之師故遠自歸
願爲福度佛告之曰汝之所事盡是妖邪鬼
魅魍魎禱祀如山罪如江海殺生求福去福
遠矣正使百劫勤苦盡敬普天猪羊持用禱
祀罪如須彌福無芥子徒自費喪豈不惑哉

又卿爲人不孝父母輕易賢善不敬長老憍
慢貢高三毒熾盛罪豐日深何緣得福若能
改心敬禮賢者威儀禮節供奉長老棄惡信
善修已崇仁四福日增世世無患何等爲四
一者顏色端正二者氣力豐強三者安隱無
病四者盡壽終不枉橫行之不懈亦可得道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祭神以求福 從後望其報 四分未望一
不如禮賢者 能善行禮節 常敬長者者
四福自然增 色力壽而安

於是其人聞佛此偈歡喜信解稽首作禮重
白佛言罪垢所蔽積罪九年僥賴慈化今得
聞解唯願世尊聽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頭
髮自墮即成沙門內思安般即得羅漢道

惡行品第十七

亦二

廿一

昔佛在羅閱祇國遣一羅漢名須漫持佛髮
爪至罽賓南山中佛圖寺五百羅漢常止其
中旦夕燒香繞塔禮拜時彼山中有五百獼
猴見道人供養塔寺即便相將至深澗邊負
輦泥石效作佛圖豎木立剎弊幡繫頭旦夕

禮拜亦如道人時山水暴漲五百獼猴一時
漂沒魂神即生第二忉利天上七寶殿舍衣
食自然各自念言從何所來得生天上即以
天眼自見本形獼猴之身效諸道人戲作塔
寺雖身漂沒神得生天今當下報故屍之恩
各將侍從華香妓樂臨故屍上散華燒香繞
之七帀時山中有五百婆羅門外道邪見不
信罪福見諸天人散花作樂繞獼猴屍怪而
問曰諸天光影巍巍乃爾何故屈意供養此
屍諸天人言此屍是吾等故身昔在此間効

諸道人戲立塔寺山水暴漲漂沒吾等以此
微福得生天上今故散華以報故身之恩戲
爲塔寺獲福如此若當至心奉佛其德難喻
卿等邪見不信正真百劫勤苦無所一得不
如共往耆闍崛山禮事供養得福無限即皆
欣然共至佛所五體作禮散華供養諸天人
白佛我等近世獼猴之身蒙世尊之恩得生
天上恨不見佛今故自歸重白佛言我等前
世有何罪行受此獼猴身雖作塔寺身被漂
沒佛告天人此有因緣不從空生吾當爲汝

說其所由乃往昔時有五百年少婆羅門共
行入山欲求仙道時山上有一沙門欲於山
上泥治精舍下欲取水身輕若飛五百婆羅
門興嫉妬意同聲笑之今此沙門上下翻疾
亦如獼猴耳何足爲奇也如是取水不止山
水一來溺死不久佛告諸天人爾時上下沙
門我身是也五百年少婆羅門者五百獼猴
身是戲笑作罪身受其報於是世尊即說偈
言

戲笑爲惡已作身行號泣受報隨行罪至

佛告諸天人汝之近世雖爲獸身乃能戲笑
起作塔寺今得生天罪滅福興今者復來躬
奉正教從此因緣長離衆苦佛說是已五百
天人即得道迹其所共來水邊五百婆羅門
聞罪福之報而自歎曰吾等學仙積有年數
未蒙果報不如獼猴戲笑爲福得生天上佛
之道德實妙乃爾於是稽首佛足願爲弟子
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精進日修遂得羅
漢道

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爲天人說法時國

王第二兒名曰瑠璃其年二十將從官屬退
其父王伐兄太子自擅爲王有一惡臣名曰
那利白瑠璃王王本爲皇太子時王至舍夷
國外家舍看到佛精舍中爲諸釋子所呵罵
詈無有好醜爾時見敕若我爲王便啓此事
今時已到兵馬興盛宜當報怨即敕嚴駕引
率兵馬往伐舍夷國佛有第二弟子名摩訶
目犍連見瑠璃王引率兵士伐舍夷國以報
宿怨今當伐殺四輩弟子念其可憐便往到
佛所白佛言今瑠璃王攻舍夷國我念中人

當遭辛苦我欲以四方便救舍夷國人一者
舉舍夷國著虛空中二者舉舍夷國人著海
中三者舉舍夷國人著兩鐵圍山間四者舉
舍夷國人著他方大國中央令瑠璃王不知
其處佛告目連雖知卿有是智德能安處舍
夷國人萬物衆生有七不可避何謂爲七一
者生二者老三老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禍
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雖欲避不能得自在如
卿威神可得作此宿對罪負不可得離於是
目連禮已便去自以私意取舍夷國人知識

檀越四五千人盛著鉢中舉著虛空星宿之
際瑠璃王伐舍夷國殺三億人已引軍還國
於是目連往到佛所爲佛作禮自貢高曰瑠
璃王伐舍夷國弟子承佛威神救舍夷國人
四五百人今在虛空皆盡得脫佛告目連卿
爲往看鉢中人不也曰未往視之佛言卿先
往視鉢中人去還尊者目連以道力下鉢見
中人皆死盡於是目連悵然悲泣愍其辛苦
還白佛言鉢中人者今皆死盡道德神力不
能免彼宿對之罪佛告目連有此七事佛及

衆聖神仙道士隱形散體皆不能免此七事
於是世尊以偈說曰

非空非海中 非隱山石間 莫能於此處
避免宿惡殃 衆生有苦惱 不得免老死
唯有仁智者 不念人非惡

佛說是時座上無央數人聞佛說無常法皆

亦二

廿四

共悲哀念對難免欣然得道逮須陀洹證

刀杖品第十八

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
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卧無瞻視者佛

將五百比丘往至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
爲作漿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
使天帝釋取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
身體地尋震動燿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臣
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
白佛言佛爲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云何
屈意洗此病瘦垢穢比丘佛告國王及衆會
者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爲此窮厄無護者
耳供養病瘦沙門道士及諸貧窮孤獨老人
其福無量所願如意譬五河流福來如是功

德漸滿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困病積年療治不瘥佛告王曰乃往古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伍伯主令鞭人伍伯假王威怒私作寒熱若欲鞭人責其價數得物鞭輕不得便重舉國患之

亦二

廿五

有一賢者爲人所訴應當得鞭報伍伯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爲人所枉願小垂恕伍伯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伍伯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恒被撻杖五百餘世罪畢爲人常嬰重病痛

不離身爾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也伍伯者今此病比丘是也賢者吾身是也吾以前世爲其所恕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爲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身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枉杖良善 妄讒無罪 其殃十倍 災仇無赦
生受酷痛 形體毀析 自然惱病 失意恍忽
人所誣染 或縣官厄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爲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自知本行尅

永樂北藏

法句譬喻經

第一三〇冊

心自責即於佛前所患除愈身安意定即得
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歡喜信解尋受五戒爲
清信士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爲天
人龍鬼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
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边有三祠
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捷法道由大
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見一樹如有神
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
舉聲大哭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人現問

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荅曰欲詣
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即
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衆飯食皆得飽
滿其餘食飲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
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荅梵志吾本所居在
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衆僧於市
買酪無提酪者左右顧視倩我提之往到精
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
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食婦怪問我不
審何恨荅曰不恨也吾行於市見長者須達

亦二

廿六

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不毀遺則禍從此興踰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算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爲是愚婦敗我齋法不平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爲梵志而說偈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齋法度世仙

梵志聞偈悉解信受旋還舍衛路由一國國

名拘藍尼有長者名曰美音爲人慈恩衆人敬仰梵志過宿長者問曰道士何來今欲所至具陳彼澤樹神功德欲詣舍衛造須達所攢採齋法冀蒙得福美音喜踊宿行所追恒自解暢宣令宗室誰能共行受齋指式合五

卷二

廿七

百人僉然應命本願相引咸議嚴出共詣舍衛未至祇洹道逢須達顧問從者此何丈夫對曰須達梵志衆等喜而追曰吾願成矣求人得人馳趣相見同聲歎曰樹神歎德注仰虛心具說所嗟故來投託冀觀法齋住車舂

曰所求大善吾有尊師號曰如來祐度人類
近在祇洹可共親造敬諾恭肅進前途見如
來情喜難量五體投地退坐一面皆共長跪
白世尊曰本初發家欲至三池沐浴求仙經
由樹神所陳如此是故投化願示極路於是
世尊因其所行而爲說偈

雖髡剪髮杖服草衣沐浴踞石奈疑結何
不伐殺燒亦不求勝仁愛天下所適無怨
五百梵志聞偈歡喜皆作沙門得應真道美
音宗等逮得法眼諸比丘白佛言五百梵志

及長者等本行何德得道何速世尊告曰過
去久遠時世有佛名曰迦葉爲諸弟子說我
當來五濁之時時有梵志長者千人同發是
言令我遭見釋迦文佛爾時梵志者今此等
梵志是爾時長者今美音等是從是因緣見
我便解比丘歡喜作禮奉行

法句譬喻經卷第二

音釋

庠牙賈切廡音武廊切公諸容切遽其據切
殽力驗切慙陟降切駮語駮切豐許刃切
鏤郎豆切穰如陽切髡何葛切崇雖遂切
惆文紡切沮沮在呂切繖蘇早切縻絲也
所綺切亮虛容切脯匪父切僥堅堯切保
郎果切蹠子六切與
赤體也蹠楚同促也

永樂北藏

法句譬喻經

第一三〇册

永樂北藏

法句譬喻經

第一三〇冊

法句譬喻經卷第三

亦三

西晉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老耄品第十九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食後爲天人帝王臣民四輩弟子說甘露法時有遠方長老婆羅門七人來至佛所稽首於地又手白佛言吾等遠人伏聞聖化久當歸命而多諸難今乃得來觀觀聖顏願爲弟子得滅衆苦佛即受之悉爲沙門即令七人共止一房然此七人覩見世尊尋得爲道不惟無常共坐房中

永樂北藏

法句譬喻經

但思世事小語大笑不計成敗命日促盡不與人期但共喜笑迷意三界佛以三達智知命欲盡佛哀愍之起至其房而告之曰卿等爲道當求度世何爲大笑一切衆生以五事自恃何謂爲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端正三者恃怙多力四者恃怙財富五者恃怙貴姓卿等七人小語大笑爲何恃怙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何喜何笑念常熾然深蔽幽冥不如求定見身形範倚以爲安多想致病豈知不真

第一三〇

老則色衰 病無光澤 皮緩肌縮 死命近促
身死神徙 如御棄車 肉消骨散 身何可怙
佛說偈已七比丘意解妄止即於佛前逮得
阿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精舍爲諸天人帝王說法時有
婆羅門村五百餘家中有五百年少婆羅門
修婆羅門術爲人憍慢不敬長老貢高自貴
以此爲常五百梵志歎自議言沙門瞿曇自
稱爲佛三達權智無敢共論者吾等可共請
來論議事事詰問知爲何如即辦供具往請

佛來佛與諸弟子往到梵志村中坐畢行水
食訖澡手時有長老梵志夫婦二人於此村
中共行乞丐佛知其本大富無比曾作大臣
佛即詰問年少梵志汝等識長老婆羅門不
皆言曾識又問本爲何似也曰本爲大臣財
富無數今者何故復行乞丐皆言散用無道
是以守貧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
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爲四一者年盛力壯
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姪洑三者有
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

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
旦離散譬如老鵠守此空池永無所獲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止姪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爲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蹈踐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財
老如白鵠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積財
老羸氣竭 思故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褻縷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佛告梵志世有四時行道得福得度可免衆

苦何謂爲四一者年少有力勢時二者富貴
有財物時三者得遇三尊好福田時四者當
計萬物憂離散時行此四事所願皆獲必得
道跡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命欲日夜盡 及時可勤力 世間諦非常

莫惑墮冥中 當學然意燈 自練求智慧

離垢勿染汙 執燭觀道地

佛說是時放大光明照耀天地五百年少梵
志因此心解衣毛爲豎起禮佛足白佛言歸
命世尊願爲弟子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

得羅漢道村人大小皆得道迹莫不歡喜
愛身品第二十

昔有一國名多摩訶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
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長老比丘
名摩訶盧爲人闇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
年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同會常守
精舍敕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
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闇塞如此
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爲即持繩至後
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

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咄比丘何
爲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
作是且聽我言昔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
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衆人恠惜經義
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闇鈍但當自
責何爲自殘於是世尊現神光像即說偈言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爲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如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遷爲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受 為惡自更 如鋼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像悲喜悚慄稽首
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尋在佛前逮得羅
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
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
道人上坐此諸道人亦三是卿先世四五百弟子還
為說法令得道跡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
佛教徑入宮裏坐於上座衆人心恚怪其所
以各護王意不敢訶譴念其愚冥不曉達觀
心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

達觀音如雷震清詞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
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羣臣百官
皆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有五百婆羅門常求佛便欲
誹謗之佛三達之智普見人心慾欲度之其
果未熟因緣未到一切罪福欲來至時自作
因緣而迎罪福此諸梵志宿有微福應當得
度福德牽之自作方宜五百梵志自共議言
當使屠兒殺生請佛及諸衆僧佛必受請讚
歎屠兒吾等便前而共譏之於是屠兒為之

請佛佛即受請告屠兒言果熟自墮福熟自
度屠兒還歸供設飯食佛將諸弟子到屠兒
村中至檀越舍梵志大小皆共歡喜今日乃
得佛之便耳若當讚檀越福德者當以其前
後殺生作罪持用譏之佛若當說其由來之
罪者當以今日之福難之二宜之中今乃得
佛便耳佛到即坐行水下食於是世尊觀察
衆心應有度者即出舌覆面舐耳放大光明
照一城內即以梵聲說偈呪願
如真人教以道活身 愚者嫉之 見而爲惡

行惡得惡 如種苦種 惡自受罪 善自受福
亦各自熟 彼不相代 習善得善 亦如種甜
佛說觀已五百梵志意自開解即前禮佛五
體投地叉手白佛頑愚不及未達聖訓唯願
愍育得爲沙門佛即聽受皆爲沙門村人大
小見佛變化莫不歡欣皆得道迹稱之賢里
無復屠兒之名佛食畢訖即還精舍
世俗品第二十一
昔有婆羅門國王名多味寫其王奉事異道
九十六種王欸一日發於善心欲大布施如

婆羅門法積七寶如山持用布施有來乞者聽令自取重一撮去如是數日其積不減佛知是王宿福應度化作梵志往到其國王出相見禮問起居曰何所求索莫自疑難梵志答曰吾從遠來欲乞珍寶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去梵志取一撮行七步還著故處王問何故不取梵志答曰此裁足作舍廬耳後當取婦俱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著故處王問梵志何以復爾答曰此足取婦復無田地奴

婢牛馬計復不足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著故處王言復何意故梵志答言若有男女當復嫁娶吉凶用費計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盡以積寶持用相上梵志受而捨去王甚怪之重問意故梵志答曰本來乞^{亦三}丐欲用生活諦念人命處世^六無幾萬物無常旦夕難保因緣遂重憂苦日深積寶如山無益於己貪欲規圖唐自艱苦不如息意求無爲道是以不取王意開解願奉明教於是梵志現佛光相踊住空中爲說

偈言

雖得積珍寶 聳高至於天 如是滿世間
不如見道跡 不善像如善 愛如似不愛
以苦為樂像 狂夫為所滅
於是國王見佛光相明照天地又聞此偈踊
躍歡喜王及羣臣即受五戒得須陀洹道
述佛品第二十二
昔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德力
降魔坐自惟曰甘露法鼓聞於三千昔父王
遣五人供養麻米執持有勞功報應敘此五

人者在波羅柰國於是如來從樹下起相好
嚴儀明暉天地威神震動見者喜悅至波羅
柰國未至中道逢一梵志名曰優呼辭親離
家求師學道瞻覩尊妙驚喜交集下在道側
舉聲歎曰威靈感人儀雅挺特本事何師乃
得斯容佛為優呼亦三而作頌曰
八正覺自得 無離無所染 愛盡破欲網
自然無師受 我行無師保 志獨無伴侶
積一得作佛 從是通聖道
優呼聞偈悵惘不解即問世尊瞿曇如行佛

告梵志欲詣波羅柰國擊甘露法鼓轉無上
輪三界聖衆未曾有轉法輪遷入涅槃如
我今者也優呼大喜善哉善哉如佛言者願
開甘露如應說法梵志揖已即便過去未到
師所於道路宿至其夜半卒便命終佛以道
眼見其已終慙傷之曰世間愚癡謂命有常
見佛捨去而獨喪亡法鼓震動而獨不聞甘
露滅苦而獨不嘗展轉五道生死彌長經歷
劫數何時得度佛以慈愍而說偈言
見諦淨無穢 已度五道淵 佛出照世間

爲除衆憂苦 得生人道難 生壽亦難得
世間有佛難 佛法難得聞
佛說此偈時空中五百天人聞偈歡欣皆得
須陀洹道

昔羅閱祇南四千里有國奉事梵志數千人
時國大旱三年不雨禱祠諸神無所不遍王
問梵志問其所由諸梵志言吾等當齋戒訖
竟當遣人與梵天相聞問其災異王言大善
齋戒所乏願見告示諸梵志言當得二十車
薪酥蜜膏油華香旛蓋金銀祭器盡用須之

王即辦送出至城外去城七里平廣之地積薪如山共相推獎其有不惜身者終生梵天選得七人當就火燒遣至梵天七人受祭呪願訖踰使上薪從下放火當燒殺之烟焰炯然熱氣直至七人惶懼左右求救無有救者舉聲曰三界之中寧有大慈愍念我死者願亦三受自歸佛遙知之尋聲往救在虛空中顯現相好七人見佛悲喜跳踊唯願自歸救我痛熱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或多自歸 山川樹神 厝立圖像 禱祠求福

自歸如是 非吉非上 彼不能來 度汝眾苦 如有自歸 佛法僧眾 道德四諦 必見正慧 生死極苦 從諦得度 度世八難 斯除眾苦 自歸三尊 最吉最上 唯獨有是 度一切苦 佛說偈訖火聲尋滅七人獲安心喜無量梵志國人莫不驚悚仰瞻世尊光相赫弈分身散體東沒西現存亡自由身出水火五色晃昱眾人見之五體歸命於是七人從薪下出悲喜交集而說偈言

見聖人快 得依附快 得離愚人 爲善獨快

守正見快 互說法快 與世無諍 戒具常快
依賢居快 如親親會 近仁智者 多聞高遠
於是七人說此偈已及諸梵志願爲弟子佛
即受之皆爲沙門得羅漢道國王臣民咸各
修道天尋大雨國豐民寧道化興隆莫不樂

亦三

九

聞

安寧品第二十三

昔羅閱祇東南三百里有山民村五百餘家
爲人剛強難以道化宿世福願應蒙開度於
是世尊化作沙門至村分衛分衛畢竟出於

村外樹下坐定入泥洹三昧至于七日不喘
不息不動不轉村人見之謂爲命終共相謂
言沙門已死當共葬送各持束薪就徃燒之
火燃薪盡佛從座起現道神化光明照耀感
動十方現變畢訖還坐樹下容體靜安怡悅
如故村人大小莫不驚懼稽首謝曰山民頑
野不識神人妄以薪火加於未然自惟獲罪
重於太山唯垂慈赦不咎其怨不審神人得
無傷病乎將無愁感乎將無飢渴乎將無熱
惱乎於是世尊和顏含笑而說偈言

我生已安 不愠於怨 衆人有怨 我行無怨
我生已安 不病於病 衆人有病 我行無病
我生已安 不感於憂 衆人有憂 我行無憂
我生已安 清淨無爲 以樂爲食 如光音天
我生已安 恬淡無事 彌薪團火 安能燒我
爾時村中五百人聞說偈已皆作沙門得羅
漢道村人大小皆信三尊佛與五百人飛還
竹園賢者阿難見佛與得道者俱來前白佛
言此諸比丘有何異德乃使世尊自往臨度
佛告尊者阿難我未下爲佛時世有辟支佛

常處是山去村不遠在一樹下欲般泥洹現
道神德便取滅度村人持薪火就往燒之斂
取舍利著寶瓶中埋在山頂各共求願願後
得道如是沙門滅度快樂也緣此福故應當
得道是故如來往度之耳佛說是時天人無
數皆得道跡

亦三

昔佛在舍衛精舍時有四比丘坐於樹下共
相問言一切世間何者最苦一人言天下之
苦無過婬欲一人言世間之苦無過饑渴一
人言世間之苦無過瞋恚一人言天下之苦

莫過驚怖共諍苦義云云不止佛知其言往
到其所問諸比丘屬論何事即起作禮具白
所論佛言比丘汝等所論不究苦義天下之
苦莫過有身飢渴寒熱瞋恚驚怖色欲怨禍
皆由於身夫身者衆苦之本患禍之源勞心
極慮憂畏萬端三界蠕動更相殘賊吾我縛
著生死不息皆由身興欲離世苦當求寂滅
攝心守正怕然無想可得泥洹此爲最樂於
是世尊即說偈言
熱無過姪 毒無過怒 苦無過身 樂無過滅

無樂小樂 小辯小慧 觀求大者 乃獲大安
我爲世尊 長解無憂 正度三界 獨降衆魔
佛說偈已告諸比丘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
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
時有四禽依附左右常得安隱一者鴿二者
鳥三者毒蛇四者鹿是四禽者晝行求食暮
則還宿四禽一夜自相問言世間之苦何者
爲重鳥言飢渴最苦飢渴之時身羸目冥神
識不寧投身羅網不顧鋒刃我等喪身莫不
由之以此言之飢渴爲苦鴿言姪欲最苦色

亦三

十

欲熾盛無所顧念危身滅命莫不由之毒蛇
言瞋恚最苦毒意一起不避親疎亦能殺人
復能自殺鹿言驚怖最苦我在林野心恒怵
惕畏懼獵師及諸豺狼鬚鬣有聲奔投坑岸
母子相捐肝膽掉憐以此言之驚怖爲苦比
立聞之即荅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耳不究
苦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爲苦器憂畏無
量吾以是故捨俗學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
欲斷苦源志存泥洹泥洹道者寂滅無形憂
患永畢爾乃大安四禽聞之心即開解佛告

比丘爾時五通比丘則吾身是時四禽者今
汝四人是也前世已聞苦本之義如何今日
方復云云比丘聞之慚愧自責即於佛前得
羅漢道

好喜品第二十四

昔佛在舍衛精舍時有四新學比丘相將至
柰樹下坐禪行道柰花榮茂色好且香因相
謂曰世間萬物何者可愛以快人情一人言
仲春之月百木榮茂遊戲原野此最爲樂一
人言宗親吉會觴酌交錯音樂歌舞此最爲

樂一人言多積財寶所欲即得車馬服飾與
衆有異出入光顯行者矚目此最爲樂一人
言妻妾端正綵服鮮明香熏芬馥恣意縱情
此最爲樂也佛知四人應可化度而走意六
欲不惟無常即呼四人而問之曰屬坐樹下
共論何事四人實具白所樂佛告四人汝等
所論盡是憂畏危亡之道非是永安最樂之
法也萬物春榮秋冬衰落宗親歡娛皆當別
離財寶車馬五家之分妻妾美色愛憎之主
也凡夫處世興招怨禍危身滅族憂畏無量

三塗八難苦痛萬端靡不由之矣是以比丘
捨世求道志存無爲不貪榮利自致泥洹乃
爲最樂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愛喜生憂 愛喜生畏 無所愛喜 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 好樂生畏 無所好樂 何憂何畏
貪欲生憂 貪欲生畏 解無貪欲 何憂何畏
貪法戒成 至誠知慙 行身近道 爲衆所愛
欲惡不生 思正乃語 心無貪愛 必截流度
佛告四比丘昔有國王名曰普安與鄰國四
王共爲親友請此四王宴會一月飲食娛樂

伎樂無比臨別之日普安王問四王曰人居
世間以何爲樂一王言遊戲爲樂一王言宗
親吉會音樂爲樂一王言多積財寶所欲如
意爲樂一王言愛欲恣情此則爲樂普安王
言卿等所論是苦惱之本憂畏之源前樂後
苦憂悲萬端皆由此興不如寂靜無求無欲
憺怕守一得道爲樂四王聞之歡喜信解佛
告比丘爾時普安王者我身是也四王者汝
四人是也前已論之今故不解生死莖蔓何
由休息時四比丘重聞此義慙愧悔過心意

開悟滅意斷欲得羅漢道

忿怒品第二十五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時調達與阿闍
世王共議毀佛及諸弟子王敕國人不得奉
佛衆僧分衛不得施與時尊者舍利弗尊者
目連尊者迦葉尊者須菩提等及波和提比
丘尼等各將弟子去到他國唯佛與五百羅
漢住耆闍崛山中調達往至阿闍世王所與
王議言佛諸弟子今已迸散尚有五百弟子
在佛左右願王明日請佛入城吾當飲五百

大象令醉佛來入城驅使醉象令踏殺之盡
斷其種吾當作佛教化世間阿闍世王聞之
歡喜即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明日設薄
施願屈世尊及諸弟子於宮內食佛知其謀
荅言大善明旦當往王退而去還語調達佛
已受請當合前計飲象令醉伺候待之明日
食時佛與五百羅漢共入城門五百醉象鳴
鼻而前搪揆牆壁樹木摧折行人驚怖一城
戰慄五百羅漢飛在空中獨有尊者阿難在
佛邊住醉象齊頭徑前趣佛佛因舉手五指

應時化為五師子王同聲俱吼震動天地於
是醉象屈膝伏地不敢舉頭酒醉尋解垂淚
悔過王及臣民莫不驚肅世尊徐前至王殿
上與諸羅漢食訖呪願王白佛言稟性不明
信彼讒言興造逆惡圖為不軌願垂大慈恕
我迷愚於是世尊告阿闍世及諸大眾世有
八事興長誹謗皆由名譽又貪利養以致大
罪累劫不息何等為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自古至今豈不為惑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人相謗毀 自古至今 既毀多言 又毀訥訥

亦毀中和 世無不毀 欲意誹聖 不能折中
一毀一譽 但爲利名 明智所譽 唯稱正賢
慧人守戒 無所譏謗 如羅漢淨 莫而誣謗
諸天咨嗟 梵釋所稱

佛說偈已重告王曰昔有國王喜食鴈肉常
遣獵師張網捕鴈日送一鴈以供王食時有
鴈王將五百鴈飛下求食鴈王墮網爲獵師
所得餘鴈驚飛徘徊不去時有一鴈連翻追
隨不避弓矢悲鳴吐血晝夜不息獵師見之
感憐其義即放鴈王令相隨去羣鴈得王歡

喜迴繞爾時獵師具以白王王感其義斷不
捕鴈佛告阿闍世王爾時鴈王我身是也一
鴈者賢者阿難是也五百羣鴈今五百羅漢
是也食鴈國王者今大王是也時獵師者今
調達是也前世已來常欲害我我以大慈之
力因而得濟不念怨惡自致得佛佛說是時
王及羣臣莫不歡喜

塵垢品第二十六

昔有一人無有兄弟爲小兒時父母憐愛赤
心悽悽欲令成就將詣師友勸之書學其兒

驕蹇未不用心朝受暮棄初不誦習如是積年無所知識父母呼歸令治家業其兒驕誕不念勤力家道遂窮眾事弛廢其兒放縱無所顧錄標賣家物快心恣意亂頭徒跣衣服不淨慳貪搪揆不避恥辱愚癡自用人所惡賤國人咸憎謂之兇惡出入行步無與語者不自知惡反咎眾人上怨父母次責師友先祖神靈不肯祐助使我瀟瀟軼軻如此不如事佛可得其福即到佛所爲佛作禮前白佛言佛道寬弘無所不容願爲弟子乞蒙聽許

佛告此人夫欲求道當行清淨行汝齋俗垢入我道中唐自去就何所長益不如歸家孝事父母誦習師教沒命不忘勤修居業富樂無憂以禮自將不犯非宜沐浴衣服慎於言行執心守一所作事辦改行精修人所歎慕如此之行乃可爲道耳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不誦爲言垢 不勤爲家垢 不嚴爲色垢
放逸爲事垢 慳爲惠施垢 不善爲行垢
今世亦後世 惡法爲常垢
垢中之垢 莫甚於癡 學當捨此 比丘無垢

其人聞偈自知憍癡即承佛教歡喜還歸思
惟偈義改悔自新孝事父母尊敬師長誦習
經道勤修居業奉戒自攝非道不行宗族稱
孝鄉黨稱悌善名遐布國內稱賢三年之後
還至佛所亦三五體作禮懇惻自陳尊教至真得
全形體棄惡為善十六上下蒙慶願垂大慈接度
為道佛言善哉鬚髮尋落即成沙門內思止
觀四諦正道精進日證得羅漢道
奉持品第二十七
昔有長老婆羅門名薩遮尼捷才明多智國

中第一有五百弟子貢高自大不顧天下以
鐵鑠鑠腹人間其故荅曰恐智溢出故也聞
佛出世道化明遠心懷妬嫉寤寐不安語諸
弟子吾聞瞿曇沙門自稱為佛今當往問深
妙之事令其心悸不知所陳即與弟子往到
祇洹列住門外遙見世尊威光赫奕如日初
出五情驚踊喜懼交錯於是徑前為佛作禮
佛命就坐坐訖尼捷問佛言何謂為道何謂
為智何謂為長老何謂為端正何謂為沙門
何謂為比丘何謂為仁明何謂為奉戒若能

解各願為弟子於是世尊觀其所應以偈答言

常慙好學 正心以行 唯懷實慧 是謂為道
所謂智者 不必辯言 無恐無懼 守善為智
所謂老者 不以年耆 形熟髮白 惹愚而已
謂懷諦法 順調慈仁 明達清潔 是為長老
所謂端正 非色如華 會嫉虛飾 言行有違
謂能捨惡 根源已斷 慧而無恚 是謂端正
所謂沙門 不必除髮 妄語貪取 有欲如凡
謂能止惡 恢廓弘道 息心滅意 是謂沙門

所謂比丘 非時乞食 邪行望彼 求名而已
謂捨罪業 淨修梵行 慧能破惡 是為比丘
所謂仁明 非口不言 用心不淨 外順而已
謂心無為 內行清虛 此彼寂滅 是為仁明
所謂有道 非救一物 普濟天下 無害為道
奉持法者 不以多言 雖素少聞 身依法行
守道不忘 是為奉法
薩遮尼捷及五百弟子聞佛此偈歡喜開解
棄捐貢高皆作沙門尼乾一人發菩薩心五
百弟子皆得羅漢道

道行品第二十八

昔有婆羅門年少出家學至年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爲居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踰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絕復甦親族諫喻強奪殯殮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泣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見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齋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

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言我有一子慧辯過人近日卒亡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閻羅王所乞索見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處非生人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月八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

郭宮殿屋宇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
呪願求見閻羅王閻羅王敕見問之梵志啓
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
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
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
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
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念父母辛
苦以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老公不達
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
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抱乎

梵志悵然悲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
門知人魂神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
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
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
我兒不肯見名反謂我爲癡騃老公寄住須
臾認我爲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
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
子因緣會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
計爲已有憂悲苦惱不識根本沉溺生死未
央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集勤修

經戒滅除諸想生死得盡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人營妻子不觀病法死命卒至如水湍驟
父子不救餘親何望命盡怙親如盲守燈
慧解是意可修經戒勤行度世一切除苦
遠離諸淵如風却雲已滅思想是爲知見
智爲世長淡樂無爲知受正教生死得盡
梵志聞偈燿然意解知命無常妻子如客稽
首委質願爲沙門佛言善哉鬚髮自落法衣
在身即成比丘思惟偈義滅愛斷想即於座

上得阿羅漢道

廣衍品第二十九

昔佛在舍衛國說法教化天龍鬼神帝王人
民三時往聽彼時國王名波斯匿爲人驕慢
放恣情欲目惑於色耳亂於聲鼻著馨香口
恣五味身受細滑食飲極美初無厭足食遂
進多恒苦飢虛廚膳不廢以食爲常身體肥
盛乘輦不勝卧起呼吸但苦短氣氣閉息絕
經時驚覺坐起呻吟恒苦身重不能轉側以
身爲患便敕嚴駕往到佛所侍者扶持問訊

却坐叉手白佛言世尊違遠侍覲咨受無階
不知何罪身為自肥不能自覺何故使爾每
自患之是以違替不數禮覲佛告大王人有
五事令人常肥一者數食二者喜眠三者憍
樂四者無愁五者無事是為五事喜令人肥
若欲不肥減食十三麤燥然後乃瘦於是世尊即
說偈言

人當有念意 每食知自省 從是痛用薄
節消而保壽

王聞此偈歡喜無量即呼廚士而告之曰受

誦此偈若下食時先為我說然後下食王辭
還宮廚士下食輒便說偈王聞偈喜食減一
匙食轉減少遂以身輕即瘦如前自見如此
歡欣念佛即起步行往到佛所為佛作禮佛
命令坐而問王曰車馬人從今為所在也何
緣步行王喜白佛前得佛教奉行如法今者
身輕世尊之力是以步來知為何如佛告大
王世人如此不知無常長身情欲不念為福
人死神去身留墳塚智者養神愚者養身若
能解此奉修聖教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人之無常 老如特牛 但長肌肥 無有智慧
生死無聊 往來艱難 意猶貪身 更苦無端
慧人見苦 是以捨身 滅意斷欲 愛盡無生
王重聞偈欣然意解即發無上正真道意聽
者無數即得法眼

昔有七比丘入山學道十二年中不能得道
自共議言學道甚難毀形執節不避寒苦終
身乞食受辱難堪道卒已得罪難可除唐自
勞動殞命山中不如歸家修立門戶娶妻養
子廣爲利業快心樂意安知後事於是七人

即起出山佛遙知之應當得度不忍小苦終
墮地獄甚可憐傷佛即化作沙門往到谷中
逢七比丘化人問曰久承學道何以來出七
人答言學道勤苦罪根難拔分衛乞食受辱
難堪又此山中無供養者璅璅積年恒守儉
約唐自困苦道不可得且欲還家廣求利業
大作資財投老求道化沙門言且止聽我所
言人命無常旦夕不保學道雖難前苦後樂
居家艱難億劫無息妻子會止願同安利欲
望永樂不遭患難是猶治病服毒有增無損

也三界有形皆有憂惱唯有信戒心無放逸
精進得道衆苦永畢於是化沙門現佛身相
光像巍巍即說偈言

學難捨罪難 居止家亦難 會止同利難
艱難無過有 比丘乞求難 何可不自勉

精進得自然 終無欲於人 有信則戒成
從戒多致寶 亦從得諧偶 在所見供養
一坐一處卧 一行不放恣 守一以正心
必樂居樹間

於是七比丘見佛身相又聞此偈慙怖戰慄

五體投地稽首佛足攝心悔過作禮而去還
入山中殞命精進思惟偈義守一正心閑居
寂滅得羅漢道

地獄品第三十

昔舍衛國有婆羅門師名不蘭迦葉與五百

亦三

廿二

弟子相隨國王人民莫不奉事佛初得道與
諸弟子從羅閱祇至舍衛國身相顯赫道教
清美國王中宮率土人民莫不奉敬於是不
蘭迦葉起嫉妬意欲毀世尊獨望敬事即將
弟子見波斯匿王而自陳曰吾等長老先學

國之舊師沙門瞿曇後出求道實無神聖自稱爲佛而王捨我欲專奉之今欲與佛掬試道德知誰爲勝勝者王便終身奉之王言大善王即嚴駕往到佛所禮畢白言不蘭迦葉欲與世尊掬盡道力不審世尊爲可爾不佛言大佳結期七日當掬變化王於城東平廣好地立二高座高四十丈七寶莊校施設幢幡整頓座席二座中間相去二里二部弟子各坐其下國王羣臣大眾雲集欲觀二人掬其神化於時不蘭迦葉與諸弟子先到座所

登梯而上有鬼神王名曰般師見迦葉等虛妄嫉妬即起大風吹其高座坐具顛倒幢幡飛揚雨沙礫石眼不得視世尊高座帖然不動佛與大眾庠序而來方向高座忽然已上衆僧一切寂然次坐王及羣臣加敬稽首白佛言願垂神化卷三厭伏邪見并令國人明信正真於是世尊即於座上忽然不現即昇虛空放大光明東沒西現四方亦爾身出水火上廿三下交易坐卧空中十二變化沒身不現還在座上天龍鬼神華香供養讚善之聲震動天

地不蘭迦葉自知無道低頭慚愧不敢舉目
於是金剛力士舉金剛杵頭出火以擬迦
葉何以不現卿變化乎迦葉惶怖投座而走
五百弟子奔播迸散世尊威顏容不欣戚還
到祇樹給孤獨園國王羣臣歡喜辭還於是
不蘭迦葉與諸弟子受辱而去去至道中逢
一老優婆夷字魔尼逆罵之曰卿等羣愚不
自忖度而欲與佛比擗道德狂愚欺誑不知
羞恥亦不須持此面目行於世間也不蘭迦
葉與諸弟子至江水邊誑諸弟子我今投水

必生梵天若我不還則知彼樂諸弟子待之
不還自共議言師必上天我何宜住一一投
水冀當隨師不知罪牽皆墮地獄後日國王
聞其如此甚驚怪之往到佛所白佛言不蘭
迦葉師徒迷愚何緣乃爾佛告王曰不蘭迦
葉師徒重罪有二一者三毒熾盛自稱得道
二者毀謗如來欲望敬事以此二罪應墮地
獄殃咎催逼使其投河身死神去受苦無量
是以智者守攝其心內不興惡外罪不至譬
如邊城與寇連接守備牢固無所畏懼內人

安隱外寇不入智者自護亦復如是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妄證求賂行已不正 怨諧良人以枉治世
罪牽斯人身投於坑 如備邊城中外牢固
目守其心非法不生 行缺致憂令墮地獄

佛說偈已重告王曰乃往昔時有二獼猴王
各主五百獼猴一王起嫉妬意欲殺一王規
圖獨治便往共聞數數不如羞慚退去到大
海邊海曲之中有水聚沫風吹積聚高數百
丈獼猴王愚癡謂是雪山語羣輩言久聞海

中有大雪山其中快樂甘果恣口今日乃見
吾當先到往行看視若審樂者不能復還若
不樂者當來語汝於是上樹盡力跳騰投聚
沫中溺沒海底餘者怪之不出謂必大樂一
投中斷羣溺死佛告王曰爾時嫉妬獼猴
王者今不蘭迦葉是也彼一獼猴王者我身
是也不蘭迦葉前世坐懷嫉妬為罪所牽自
投聚沫絕羣斷種今復誹謗盡投江河罪對
使然累劫無限王聞信解作禮而去

法句譬喻經卷第三

永樂北藏

法句譬喻經

第一三〇冊

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亦四

西晉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象喻品第三十一

昔尊者羅云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言少誠信
佛敕羅云汝往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
勤修經戒羅云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
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云歡喜趣前
禮佛安施繩牀攝受震越佛踞繩牀告羅云
言澡槃取水爲吾洗足羅云受教爲佛洗足
洗足已訖佛語羅云汝見澡槃中洗足水不

羅云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云此水可用食
飲盥漱以不羅云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
此水本實清潔今已洗足受於塵垢以是
故不可復用佛語羅云汝亦如是雖爲吾子
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爲沙門不念精進攝
心守口三毒垢穢充滿曾懷亦如此水不可
復用也佛復語羅云棄澡槃水羅云即棄佛
語羅云澡槃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言不
可所以者何用有澡槃之名曾受不淨故也
佛語羅云汝亦如是雖爲沙門口無誠信心

性剛強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槃不中
盛食也佛以足指撥却澡槃應時輪轉而走
自跳數反乃止佛語羅云汝寧惜此澡槃恐
破不乎羅云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
雖惜不大慙慙佛語羅云汝亦如是雖爲沙
門不攝身口麤惡言語多所中傷衆所不愛
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
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
澡槃也羅云聞之漸愧怖悸佛告羅云聽我
說喻昔者國王有一大象猛黠能戰其力勢

勝五百小象其王興軍欲伐逆國被象鐵鎧
象士御之以雙矛戟繫象兩牙復以二劍繫
著兩耳以曲刀刀繫象四脚復以鐵棒繫著
象尾被象九兵皆使嚴利象惟藏鼻護不用
闔象士歡喜知象護身命所以者何象鼻軟
脆中箭即死是以不出鼻闔耳象闔殊久出
鼻求劍象士不樂念此猛象不惜身命出鼻
求劍欲著鼻頭王及羣臣惜此大象不復使
闔佛告羅云人犯九惡惟當護口如此大象
護鼻不闔所以然者畏中箭死人亦如是所

以護口當畏三塗地獄苦痛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此大象分喪身命不計中箭出鼻闢耳人亦如是十惡盡犯不惟三塗毒痛辛苦若行十善攝身口意衆惡不犯便可得道長離三趣無生死患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我如象聞 不恐中箭 當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軟 可中王乘 調爲尊人 乃受誠信
羅云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勵尅骨不忘精進和柔懷忍如地識想寂靜得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爲四部弟子天龍

鬼神帝王臣民敷演大法時有長者居士名曰呵提曇來詣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一面叉手長跪白世尊曰久承洪化欽仰奉顏逼私不獲願垂慈恕世尊令坐即問所從來姓字爲何長跪答曰本居士種字呵提曇乃先王時爲王調象佛問居士調象之法有幾事乎答曰常以三事用調大象何謂三一者剛鈎鈎口著其鞞鞞二者減食常令飢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以此三事乃得調良又問施此三事何所攝治也鐵鈎鈎口以制強口不與

食飲以制身擴加捶杖者以伏其心正爾便
調曰作此伏者爲何所施用答曰如是伏者
可中王乘亦可令闍隨意前却無有罣慮可
問居士止有此法復有其異答曰調象之法
正如此耳佛告居士但能調象復能自調即
日不審自調其義云何唯願世尊彰演未聞
佛告居士吾亦有三事用調一切人亦以自
調得至無爲一者至誠制御口業二以慈貞
伏身剛強三以智慧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
脫一切離三惡道自致無爲不遭生死憂悲

苦惱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如象名護財 猛害難禁制 繫絆不與食
而猶暴逸馬 本意爲純行 及當行所安
悉捨降結使 如鉤制象調 樂道不放逸
能常自護心 是爲拔身苦 如象出于陷
雖爲常調 如彼新馳 亦取善象 不如自調
彼不能適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能到調方
居士聞偈喜慶難量內情解釋即得法眼聽
者無數皆得道迹
愛欲品第三十二

昔佛在羅閱祇國耆闍崛山精舍之中爲天人龍鬼轉大法輪時有一人捨家妻子來至佛所爲佛作禮求爲沙門佛即受之令作沙門命令樹下坐思惟道德比丘受教便入深山去精舍百餘里獨坐樹間思道三年心不堅固意欲退還亦曰自念捨家求道勤苦不如早歸見我妻子作此念已便起出山佛以聖達見此比丘應當得道愚故還歸佛以神足化作沙門便往逆之道路相見化人即問所從來也此地平坦可共坐語於是二人便坐息

語即答化人吾捨家妻子求作沙門處此深山不能得道與妻子別不如本願唐喪我命勞而無獲今欲悔還歸見我妻子快相娛樂後更作計須臾之間有老獼猴去樹木之間在無樹之處於中生活化沙門問此比丘是獼猴何故獨在平地無有樹木云何樂此比丘答化人言我久見此獼猴以二事故來住此耳何等爲二一以妻子眷屬羣多不得飲食快樂恣口二常晝夜上下樹木脚底穿破不得寧息以此二事故捨樹木來住是間二

人語頃復見獼猴走還上樹化沙門語比丘
言汝見獼猴還趣樹木不也答曰見之此獸
愚癡得離樹木羣從憤鬧不厭勞煩而還入
中化人言卿亦如是與此獼猴復何異矣卿
本以二事故來入此山中何等爲二一以妻
婦舍宅爲牢獄故二以兒子眷屬爲桎梏卿
以是故來索求道斷生死苦方欲歸家還著
桎梏入牢獄中思愛戀慕徑趣地獄化沙門
即現相好丈六金色光明普照感動一山飛
鳥走獸尋光而來皆識宿命心內悔過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如樹根深固	雖截猶復生	愛意不盡除
輒當還受苦	獼猴如離樹	得脫復趣樹
衆人亦如是	出獄復入獄	貪意爲常流
習與憍慢并	思想猗婬欲	自覆無所見
一切意流行	愛結如葛藤	唯慧分別見
能斷意根源	夫從愛潤澤	思想爲滋蔓
愛欲深無底	老死是用增	
比丘見佛光明炳著	又聞偈言悚然戰慄	五
體投地懺悔謝過	內自改責即便却數	

止觀在於佛前逮得應真諸天來聽聞皆歡
喜散華供養稱善無量

昔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
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
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敕門士堅閉門
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丐求索沙門梵志
不能得入與其相見爾時長者欸思美食便
敕有妻令作飲食教殺肥雞薑椒調和煮之
令熟飲食釘脰即時已辦敕外閉門夫婦二
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

肉著兒口中如是數過初不肯廢佛知此長
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座前
呪願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富長者舉頭見
化沙門即罵之曰汝爲道士而無羞恥室家
坐食何爲唐突沙門荅曰卿自愚癡不知慚
羞今我乞士何爲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家室
自相娛樂何故慚羞沙門荅曰卿殺父妻母
供養怨家不知慚羞反謂乞士何爲慚羞於
是沙門即說偈言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常汲汲 雖獄有鉤鑠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染著意甚牢 慧說愛爲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視欲爲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而說此語也
道人荅曰按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
故常生雞中爲卿所食此小兒者往昔作羅
刹卿作估客汝父大人乘船入海輒流墮羅
刹國中爲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爲
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今是妻
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故今還與卿

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爲
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遊五道誰能知者
唯有道士見此觀彼愚者不知豈不慚羞於
是長者歎然毛豎如畏怖狀佛現威神令識
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佛便
受五戒佛爲說法即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祇洹說法時有年少比丘入城
分衛見一年少女人端正無比心在色欲迷
結不解遂便成病食飲不下顏色憔悴委卧
不起同學道人往問訊之何所患苦年少比

丘具說其意欲壞道心從彼愛欲願不如意
愁結爲病同學諫諭不入其耳便強扶持將
至佛所具以事狀啓白世尊佛告年少比丘
汝願易得耳不足愁結也吾當爲汝方便解
之且起食飲比丘聞之坦然意喜氣結便通
於是世尊將此比丘并與大衆入舍衛城到
好女舍好女已死停屍三日室家悲號不忍
埋藏身體臭脹不淨流出佛告比丘汝所貪
惑好女人者今已如此萬物無常變在呼吸
愚者觀外不見其惡纏綿罪網以爲快樂於

是世尊即說偈言

見色心迷惑 不惟觀無常 愚以爲美善
安知其非真 以姪樂自裏 譬如蠶作繭
智者能斷棄 不眴除衆苦 心念放逸者
見姪以爲淨 恩愛意盛增 從是造牢獄
覺意滅姪者 常念欲不淨 從是出邪獄
能斷老死患

於是年少比丘見此死女已三日面目胖爛
其臭難近又聞世尊清誨之偈悵然意悟自
知迷謬爲佛作禮叩頭悔過受佛自歸將還

永樂北藏

法句譬喻經

第一三〇冊

祇洹沒命精進得羅漢道所將大眾無央數人見色欲之穢信無常之證貪意望止亦得道迹

昔佛在舍衛精舍爲天人鬼龍說法時世有大長者財富無數有一息男年十二三父母命終其兒年小未知生活理家之事費散財物數年便盡久後行乞猶不自供其父有親友長者大富無數一日見之問其委曲長者慙念將歸經紀以女配之給與奴婢車馬資財無數更作屋宅成立門戶爲人懶惰無有

計校不能生活坐散財盡日更飢困長者以其女故更與資財故復如前遂至貧乏長者數餉用之無道念巨成就欲奪其婦更嫁與人宗家共議女竊聞之還語其夫我家羣強勢能奪卿以卿不能生活故卿當云何欲作何計也其夫聞婦言慚愧自念是吾薄福生失覆蓋不習家計生活之法今當失婦乞凶如故恩愛已行貪欲情著今當生別情豈可勝思惟反覆便興惡念將婦入房今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自刺害夫婦俱死奴

婢驚走往告長者長者大小驚懼來視見其
已殺棺殮遣送如國常法長者大小憂愁念
女不去須臾聞佛在世教化說法見者歡喜
忘憂除患將家大小往到佛所為佛作禮却
坐一面佛問長者為所從來何以不樂憂愁
之色長者白言居門不德前嫁一女亦四值遇愚
夫不能生活欲奪其婦便殺婦及身共死一
處如此遣送適還追慙痛毒情不能已過觀
世尊佛告長者介姪瞋恚世之常病愚癡無
智患害之門三界五道由此墮淵展轉生死

無央數劫受苦萬端猶尚不悔豈況是人能
得識此貪欲之毒滅身滅族害及衆生何況
夫婦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為財愛欲
害人亦自害 愛欲意為田 姪怒癡為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伴少而貨多
商人怵惕懼 嗜欲賊害命 故慧不貪欲
爾時長者聞佛說偈欣然歡喜忘憂除患即
於座上一切大小及諸聽者破二十億惡得
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精舍中爲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說法時有遊蕩子二人共爲親友常相追隨一體無異二人共議欲作沙門相將至佛所爲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願欲作沙門唯見聽許佛受之即作沙門佛命共止一房二人共止但念世間恩愛榮樂更共咨嗟情欲形體說其姿媚專著不捨念不止息不計無常汙露不淨以此鬱悞病生於內佛以慧眼知其想亂走意於欲放心不住是以不度佛令一人行便自化一人入房間之言吾等所

思意志不離可共往觀視其形體知爲何如但空想念疲勞無益二人相隨至姪女村佛於村內化作一姪女人共入其舍而告之曰吾等道人受佛禁戒不犯身事意欲觀女人形容當雇直如法於是化女即解瓔珞香熏衣裳裸形而立臭處難近二人觀之具見汙露化沙門即謂一人言女人之好但有脂粉芬薰衆華沐浴塗香著衆雜色衣裳以覆汙露強熏以香欲以人觀譬如革囊盛屎有何可貪於是化比丘即說偈言

欲我知汝本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心可則爲欲 何必獨五欲
速可絕五欲 是乃爲勇士 無欲無所畏
恬惓無憂患 欲除使結解 是爲長出淵
佛說偈已現其光相比丘見之慚愧悔過五
體投地爲佛作禮重爲說法欣然得解便得
羅漢一人行還見伴顏姿欣悅於常即問其
伴獨何如斯即如事說佛之大慈愍度如此
蒙世尊恩得免衆苦於是比丘重爲說偈言
晝夜念嗜欲 意走不念休 見女欲汙露

想滅則無憂
其伴比丘聞此偈已便自思惟斷欲滅想即
得法眼

利養品第三十三

昔佛將諸弟子至俱曇彌國美音精舍爲天
人神龍說法時國王名曰優填有大夫人爲
人執行仁愛顯譽清潔王珍其操每私恭敬
聞佛來化嚴駕共出往至佛所爲佛作禮却
坐常位佛爲國王及夫人婢女說無常苦空
人所由生會合別離怨憎會苦由福生天由

惡入淵國王夫人歡喜信解各受五戒為清淨士女禮佛辭退還入宮中有婆羅門名曰吉星生一好女世間少比至年十六無能訶者懸金千兩積九十日募索智者有能訶此女為不端正者以金與之無敢應者女以長大應當嫁處念當與誰若有端正如我女者以女與之聽聞沙門瞿曇釋迦之種姿容金色世所希有當以此女往配與之便將至佛所為佛作禮白佛言我女好潔世間無雙年大應嫁世無匹偶瞿曇端正可以為雙故遠

將來以配世尊佛告吉星卿女端正是卿家好如我之好是諸佛好我好女好其道不同卿自譽女端正姝好譬如畫瓶中盛屎尿有何奇特好為所在著眼耳鼻口身之大賊面目端正身之大患破家滅族殺親殺子皆由女色吾為沙門一身獨立猶尚恐危況受禍災殘賊之胤也卿自將去吾不受之於是梵志嗔恚便去到憂填王所讚女姿媚具白王言此女應相當為王妃今以年大故送女與王王見歡喜即受納之拜為第二左夫人即

以印綬金銀珍寶賜與吉星拜爲輔臣此女
得敘每協妬嫉妖蠱迷王數譖大夫人如是
非一王返辱曰卿等妖媚言反不遜彼人操
行可貴而反譖之此女心忌猶欲害之數譖
不已王頗惑之前後心謀伺其齋時因勸白
王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王便普召敕令皆
會夫人持齋獨不應命反覆三呼執齋不移
王怒隆盛遣人曳出縛著殿前欲射殺之夫
人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向王後射
輒還數箭亦爾王時大怖自解而問之曰汝

有何術乃致如此夫人對曰唯事如來歸命
三尊朝奉法齋過中不食加行八事飾不近
身必是世尊哀顧若茲王曰善哉豈可言不
即出吉星女還其父母以大夫人正理宮內
王與大夫人後宮太子嚴駕羣臣往到佛所
作禮却坐叉手聽法王即白佛具以如事向
佛陳之佛告大王妖蠱女人有八十四態大
態有八慧人所惡何謂爲八一者妬嫉二者
妄瞋三者罵詈四者呪詛五者鎮厭六者慳
貪七者好飾八者含毒是爲八大態於是世

尊即說偈言

天雨七寶 欲猶無厭 樂少苦多 覺者為賢
雖有天欲 慧捨不貪 樂離恩愛 為佛弟子
佛告大王 人行罪福 各有本性 所受影報 萬
倍不同 若行六德 持齋福多 諸佛所譽 終生
梵天福樂 自然佛說是時王及夫人姝女大
臣一切心解 皆得道迹

沙門品第三十四

昔佛在舍衛精舍之中 為天龍鬼神國王人
民說法時 有一年少比丘 晨旦著衣服 拄杖

持鉢至大村中 分衛時 大道邊有官菜園 外
面種黍稷 其田外草中 施張發箭 若有蟲獸
盜賊來者 觸網箭發 中箭則死 有一端正年
少女子 獨守此園 人欲往者 遙喚示道 乃得
入園 不知道者 必為發箭所殺 而此女子獨
守悲歌 其聲妖亮 聽者莫不頓車止馬 迴旋
蹀躞 而欲趣之 槃桓不去 皆坐聲響 時此比
丘分衛行還 道聞歌聲 側耳聽音 五情逸豫
心迷意亂 貪著不捨 想是女人 必大端正 思
想欲見 起坐言語 便旋往趣 未到中間 意志

慌惚手失錫杖肩失衣鉢殊不自覺佛以三
達見此比丘小復前行爲箭所殺福應得道
爲愚所迷欲蓋所覆憐愍其愚欲度脫之自
化作白衣往到其邊以偈呵之曰

沙門何行如意不禁步步著粘但隨思走
袈裟被肩爲惡不損行惡者死斯墮惡道
截流自忖折心却欲人不割欲一意猶走
爲之爲之必強自制捨家而懈意猶復染
行懈緩者勞意不除非淨梵行焉致大寶
不調難誠如風枯樹自作爲身曷不精進

說此偈已即自復形相好炳然光照天地若
有見者迷解亂止各得其所比丘見佛心意
燿開如冥闕明即五體投地爲佛作禮叩頭
悔過懺悔謝佛內解止觀即得羅漢隨佛還
精舍聽者無數皆得法眼

梵志品第三十五

本四

十四

昔私訶牒國中有大山名私休遮陀山中有
梵志五百餘人各達神通自相謂曰吾等所
得正是涅槃佛始出世初建法鼓開甘露門
此等梵志聞而不就宿福應度佛往就之獨

行無侶到其路口坐一樹下三昧定意放身
光明照一山中狀如失火山中盡燃梵志怖
懼咒水滅之盡其神力不能使滅怪而捨走
從路出山遙見世尊樹下坐禪譬如日出金
山之側相好炳然如月星中明怪是何神就
而觀之佛命令坐問所從來梵志對曰止此
山中修道來久旦歟火起燒山樹木怖而走
出佛告梵志此是福火不傷損人欲滅卿等
癡結之垢梵志師徒顧相謂曰是何道士也
九十六種未有此師曰曾聞白淨王子名曰

悉達不樂聖位出家求佛將無是也徒等啓
師可共問佛梵志所行事爲如法不也師徒
之等共起白佛梵志經法名四無礙天文地
理王者治國領民之法并九十六種道術所
應行法此經爲是泥洹法不願佛解說開化
未聞佛告梵志亦四善聽思之吾從宿命十五無數劫
來常行此經亦得五通移山住流更歷生死
不可計數既不涅槃亦復不聞有得道者如
汝等行非名梵志於是世尊以偈歎曰
截流而度 無欲如梵 知行已盡 是謂梵志

以無二法清淨渡淵諸欲結解是謂梵志
非族結髮名爲梵志誠行法行清白則賢
剔髮無慧草衣何施內不離著外捨何益
去姪怒癡憍慢諸惡如蛇脫皮是謂梵志
斷絕世事口無麤言八道審諦是謂梵志
已斷恩愛離家無欲愛著已盡是謂梵志
離人聚處不墮天聚諸聚不歸是謂梵志
自識宿命本所更來生死得盡叡通道玄
明如能嘿是謂梵志佛說偈已告諸梵志
汝等所修自謂已達涅槃如少水魚豈有長

樂命本無者也梵志聞經五情內發喜悅長
踞白佛願爲弟子頭髮自墮即作沙門本行
清淨因而得道爲阿羅漢天龍山神皆得道
迹

泥洹品第三十六

昔佛在王舍城靈鷲山中時與諸比丘千二
百五十人俱時摩竭國王號名阿闍世所領
百國各有姓名近有一國名曰越祇不順王
命欲往伐之即召羣臣講宣議曰越祇國人
富樂熾盛多出珍寶不首伏於我寧可起兵

往伐之不也國有賢公丞相名曰雨舍對曰
唯然王告雨舍佛去是不遠聖哲三達無事
不貫汝持吾聲往至佛所如卿意智委悉問
之欲往伐彼寧得勝不丞相受教即嚴車馬
往至精舍前到佛所頭面著地爲佛作禮佛
命令坐公即就坐佛問國丞相從何所來公
言王使臣來稽首佛足問訊起居飲食勝常
佛即問公王及國土人民臣下皆自平安不
公言國王及民皆蒙佛恩公白佛言王與越
祇國有嫌欲往伐之於佛聖意爲可得勝不

佛告丞相是越祇國人民奉行七法不可勝
之王可諦思勿妄舉動公即問佛何等七法
佛言越祇人數相聚會講宣正法修備自守
以此爲常是謂爲一越祇國人君臣常和所
任忠良教諫承用不相違戾是謂爲二越祇
國人奉法相率無所不調不敢犯過上下循
常是謂爲三越祇國人禮讓謹敬男女有別
長幼相承不失儀法是謂爲四越祇國人孝
養父母遜悌師長受誡教誨以爲國則是謂
爲五越祇國人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

時民農不廢是謂為六越祇國人尊道敬德
國有沙門得道應真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
卧醫藥是為七夫為國主行此七法難可得
危極天下人共往攻之不能得勝佛告丞相
若使越祇國人持一法尚不可攻何況盡持
如是七法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亦四
利勝不足恃 雖勝猶復苦 當自求勝法
已勝無所生
雨舍丞相聞佛說偈即得道迹時會大小皆
得須陀洹道公即從座起白佛言國事煩多

欲還請辭佛言可宜知是時即從座起禮佛
而去還至具事白王即止不攻持佛嚴教以
化國內越祇國人即來順命上下相奉國遂
興隆

生死品第三十七

昔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為天人國王大臣
廣說妙法有一梵志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
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娶婦未滿七日夫
婦相敬言語相順婦語其夫欲至後園中看
戲為得爾不上春三月夫婦相將至後園中

有一柰樹高大華好婦欲得華無人與取夫
知婦意欲得柰華即便上樹正取一華復欲
得一展轉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地傷中即
死居家大小奔波跳走往趣兒所呼天號哭
斷絕復甦中外宗族來者無數皆共悲痛聞
之者莫不傷心見之者莫不痛哭父母妻息
怨咎天地謂爲不護棺殮衣被如法遣送還
家啼泣不能自止於是世尊愍傷其愚往問
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
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

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爲其哭泣懊
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爲誰兒何者爲親也於
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因姪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亦四 晝夜流難止 十八 是身爲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今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愛癡久長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

何罪豐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說本所
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
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
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者世稱健兒
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墮地三人共
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無數劫中
所在相遭共會受罪其三人中一人有福今
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爲化生龍王一人今日
長者身是此小兒者前生天上爲天作子命
終來下爲長者作子墮樹命絕即生海中爲

化生龍王作子即以生日化生金翅鳥王取
而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哭寧可言也昔射
雀者今死兒是昔雀者化生金翅鳥王是其
三人助喜者今長者天龍喪子者是以其金
翅鳥王而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
亦四
也以其前世助之喜故此三人者報以涕哭
十九
於是世尊復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五處 陰行而嘿至
所生如響應 欲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欲使長者意解即以道力示其宿
命皆見天上龍中之事長者意解欣然即起
長跪叉手白佛言願及大小爲佛弟子奉受
五戒爲優婆塞佛即授戒重爲說法無常之
義大小歡欣皆得須陀洹道

道利品第三十八

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
爲愁憂佛來入國便出覲尊聽經歡欣即受
五戒一心奉敬唯願有子晝夜精進三時不
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爲王使忠信奉法

不失威儀謙卑忍辱精進一心學誦經偈如
時先起已辦香火數年之中精進如是不以
爲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還爲王作
子乳哺長大至年十五立爲太子父王命終
襲代爲王憍慢自恣姪洸欲樂晝夜耽荒不
理國事臣僚廢朝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合
本職將諸弟子往到其國王聞佛來如先王
法大眾奉迎稽首于地却坐王位佛告王曰
士庶人民羣僚百官悉自如常不王曰爲人
年幼未能綏化皆蒙佛恩國土無他佛告王

曰王今自知本所從來作何功德得此王位
王曰不審頑愚不達不知先世所從來也佛
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爲國王何等爲五一者
布施得爲國王萬民奉獻宮觀殿堂資財無
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榻幃帳以是
爲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
尊及諸長德以是爲王一切萬民莫不爲之
作禮者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三惡以
是爲王一切見者莫不歡欣五者學問常求
智慧以是爲王決斷國事莫不奉行此五

事世世爲王於是世尊以偈讚曰
人知奉其上 君父師道士 信戒施聞慧
終吉所生安 宿命有福慶 生世爲人尊
以道安天下 奉法莫不從 王爲臣民主
常以慈愛下 身率以法戒 示之以休咎
處安不忘危 慮明福轉厚 福德之反報
不問尊以卑
佛告王曰王前世時爲大王給使奉佛以信
奉法以淨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
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苦體初不懈倦是福

追身得爲王子補王之榮今者富貴而反懈怠夫爲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爲五事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稟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食欲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衆網不舉民困則思亂士勞則勢不舉無福鬼神不助自用失大理忠臣不敢諫心逸國不理臣孽民則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後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爲世間將 修正不阿枉 調心勝諸惡
如是爲法王 見正能施惠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衆附親
佛說是時王大歡喜起住佛前五體投地懺悔謝佛即受五戒佛重說法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爲諸天人國王大臣四輩弟子說無上大法時舍衛國南有深山其中常出野象有三色白青黑者國王欲得好名闢大象輒遣人往捕取將來付調象師三年之中便可乘騎亦可令聞有一神象

龍之所生身白如雪髦尾赤如丹兩牙如金色獵師見此非常好象還白國王有此大象其形如是宜大王乘王即募捕象師三十餘人遣令捕此象人衆往到象所張罾欲捕象而此神象知諸人意即便來前如墮罾中衆人皆來而欲捕之象便瞋恚逸蹴跳之人近者即死遠者得走象逐不置時山脇有諸年少道人多力勇健山中學道太久未得定意遙見此象追逐殺人道人憐愍人故自恃勇健欲往救之佛已遙見恐此比丘爲神象所

殺即到象邊放大光明象見佛光怒止恚解不復追逐殺人比丘見佛逆爲作禮佛爲比丘即說偈言

勿妄燒神象 以招苦痛患 惡意爲自殺終不至善方

比丘聞偈即便稽首懺悔謝過亦四內自篤責深惟爲非即於佛前逮得應真時捕象人即皆還甦走者尋還皆得道迹

昔佛在羅閱祇者闍崛山中時國瓶沙王有一大臣犯事免退徙著南山中去國千里又

由來無人不熟五穀大臣到中泉水流溢五穀大熟四方諸國有飢寒者俱來至此山中數年之間便有三四千家來者給與田地令得生活其中三老諸長宿年共議國之無君猶身之無首相將至大臣所舉大臣爲國王大臣荅長老曰若以我爲王者當如諸國王之法左右大臣文武將士上下朝直發女填宮租稅穀帛當如民法諸國老曰唯然奉命當隨王法即立爲王處置羣臣文武上下發調人民築城作舍宮殿觀樓民被苦毒不復

堪諧皆發想念欲謀圖王諸姦臣輩將王出獵去城三四十里於曠野澤中牽王欲殺王問左右何緣殺我昔日民慕豐樂奉王以禮民因思亂破家圖國王告之言卿等自爲非我本造枉殺我者神祇知之聽我發一願死不有恨即願曰我本開荒出穀養民來者皆活富樂無極自共舉我立爲國王依案諸國自共作此今反殺我我實無惡於此人民若我死者願作羅刹還入故身中當報此怨於是絞殺棄屍而去三日之後王神即作羅刹

還入故身中自名阿羅婆即起入宮喻殺新王并後宮嫖女左右姦臣即皆殺之羅刹瞋恚出宮盡欲殺人國中三老草索自縛來向羅刹自首此是姦臣所爲非是細民所可能知乞向原恕願還治國王曰我是羅刹那得與人共從事也食飲當得人肉羅刹急性忿不思難三老曰國是王許故當如前食飲所須當相差次國老共出宣令人民皆共採籌以此爲次家出一小兒生用作食飼羅刹王三四千家正有一戶爲佛弟子居門精進五

戒不犯隨民採籌得第一籌有一小兒當先飼鬼王賢者大小懊惱啼哭遙向崛閭山爲佛作禮悔過自責佛以道眼見其辛苦便自說言因是小兒當度無數人便獨飛往至羅刹門現變光相照其宮內羅刹見光疑是異人即出見佛便起毒心欲前喻佛光刺其目擔山吐火皆化爲塵至久疲頓然後降化請佛入坐頭面作禮佛爲說經一心聽法即受五戒爲優婆塞使吏催食奪兒將來舉家啼哭隨道而來觀者無數爲之悲哀吏抱兒擎

食著羅刹前羅刹即持此小兒擎食至佛前
長跪白佛言國人相差次以小兒爲食我今
受佛五戒不復得食此小兒請以小兒布施
佛爲佛作給使佛爲受之說法呪願羅刹歡
喜得須陀洹道佛以小兒著鉢中擎出宮門
還其父母而告之曰快養小兒勿復愁憂衆
人見佛莫不驚愕怪是何神此兒何福而獨
救之羅刹所食奪還父母於是世尊在於大
衆中央而說偈言

戒德可恃怙 福報常隨已 見法爲人長

終遠三惡道 戒慎除苦畏 福報三界尊
鬼龍蛇毒害 不犯持戒人
佛說偈已無央數人見佛光像乃知至尊三
界無比便皆歸化爲佛弟子聞偈歡喜皆得
道迹

昔佛在波羅柰國鹿野場上爲天人龍鬼國
王臣民不可計衆而爲說法時大國王太子
將從小國王世子五百餘人往到佛所爲佛
作禮却坐一面而聽法諸太子等即白佛言
佛道清妙玄遠難及自古以來頗有國王太

子大臣長者子捨國吏民恩愛榮樂行作沙
門者不佛告諸太子世間國土榮樂恩愛如
幻如化如夢如響卒來卒去不可常保又曰
國王太子以三事故不能得道何謂三事一
者憍恣不念學問佛經妙義以濟神本二者
貪取不念布施下貧困厄羣臣將士所有財
寶不與民共以修財本三者不能遠離婬欲
愛樂之事捨棄牢獄憂煩之惱行作沙門滅
衆苦難以修身本是以菩薩所生爲王除此
三事自致得佛又有三事何謂爲三一者少

第四

十五

壯學問領理國土率化民庶使行十善二者
中以財施貧窮孤寡羣臣將士與民同歡三
者當計無常命不久留宜當出家行作沙門
斷苦因緣勿更生死三事不施獨無所得於
是世尊而自陳曰昔我前世作轉輪聖王名
曰南王皇帝七寶導從宮觀浴池行宮戲園
及羣臣太子夫人嫫女象馬廚宰各八萬四
千有子千人勇猛精銳一人當千飛行虛空
周遊四海自在所爲無當前者其壽八萬四
千歲以法治正不枉人民爾時聖王歎自念

言人命短促無常難保但當作福以求道真
念常布施世間人民所有財物與民共之已
種福德唯當出家行作沙門斷絕貪欲乃得
滅苦王即敕梳頭人若見頭髮白便當啓我
至久數萬歲梳頭人啓言白髮已生敕令拔
之舉著按上王見白髮涕泣命曰第一使者
忽然復至今頭已白宜當出家行作沙門求
自然道擎髮掌中自說偈言
今我上體首 白生爲被盜 已有天使召
時正宜出家

即召羣臣立太子爲王行作沙門入山修道
畢人之壽即生第二天上爲天帝釋太子於
後領理天下亦如大王復敕梳頭人若見白
髮便當啓我至久復啓白髮已生敕令拔之
擊著手中而說偈言

今我上體首 亦曰 白生爲被盜 亦曰 已有天使召
時正宜出家

復召羣臣立太子爲王即行作沙門入山修
道畢人之壽復生天上爲天帝釋前天帝釋
畢天之壽下生世間爲聖王作太子此三聖

王更爲父子上爲天帝下爲聖主中爲太子
各三十六反數千萬歲終而復始行此三事
自致得佛爾時父者今我身是也太子者賢
者舍利弗是也王孫者賢者阿難是也更相
從生展轉爲王以化天下是以特尊三界無
比佛說是時國王太子并諸太子皆大歡喜
受佛五戒爲優婆塞得須陀洹道

吉祥品第三十九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爲天人龍鬼轉
三乘法輪時山南恒水岸邊有尼乾梵志先

出耆舊博達多智德向五通明識古今所養
門徒有五百人教化指授皆悉通達天文地
理星宿人情無不瞻察觀略内外吉凶福禍
豐儉傾沒皆苞知之梵志弟子先佛所行應
當得道歎自相將至水岸邊屏坐論語自共
相問世間諸國人民亦四所行以何等事爲世吉
祥門徒不了往到師所爲師作禮叉手白言
弟子等學久所學已達不聞諸國以何爲吉
祥尼乾告曰善哉問也閼浮利地有十六大
國八萬四千小國諸國各有吉祥或金或銀

水精瑠璃明月神珠象馬乘輿玉女珊瑚珂
貝玃樂鳳凰孔雀或以日月星辰寶瓶四輩
梵志道士此是諸國之所好吉祥瑞應若當
見是稱善無量此是瑞應國之吉祥諸弟子
曰寧可更有殊特吉祥於身有益終生天上

尼乾答曰先師以來未有過此書籍不載諸
弟子曰近聞釋種出家爲道端坐六年降魔
得佛三達無礙試共往問所知博採何如大
師師徒弟子五百餘人經涉山路往到佛所
爲佛作禮坐梵志位叉手長跪白世尊曰諸

國吉祥所好如此不審更有勝是者不也佛
告梵志如卿所論世間之事順則吉祥反則
凶禍不能令人濟神度苦如我所聞吉祥之
法行者得福永離三界自致泥洹於是世尊
而作頌曰

佛尊過諸天	如來常現義	有梵志道士
來問何吉祥	於是佛愍傷	爲說真有要
已信樂正法	是爲最吉祥	亦不從天人
希望求僥倖	亦不禱祠神	是爲最吉祥
友賢擇善居	常先爲福德	整身承真正

是為最吉祥	去惡從就善	避酒知自節
不婬于女色	是為最吉祥	多聞如行戒
法律精進學	修己無所爭	是為最吉祥
居孝事父母	治家養妻子	不為空之行
是為最吉祥	不慢不自大	知足念反復
以時誦習經	是為最吉祥	所聞多以忍
樂欲見沙門	每講輒聽受	是為最吉祥
持齋修梵行	常欲見賢聖	依附明智者
是為最吉祥	已信有道德	正意向無疑
欲脫三惡道	是為最吉祥	等心行布施

奉諸得道者	亦敬諸天人	是為最吉祥
常欲離貪婬	愚癡瞋恚意	能習成道見
是為最吉祥	若以棄非務	能勤修道用
常事於可事	是為最吉祥	一切為天下
建立大慈意	修仁安眾生	是為最吉祥
智者居世間	常習吉祥行	自致成慧見
是為最吉祥	梵志聞佛教	心中大歡喜
即時禮佛足	歸命佛法眾	
梵志師徒聞佛說	偈欣然意解甚大歡喜	
白佛言甚妙世尊	世所希有由來迷惑未及	

闍明唯願世尊於愍濟度願身自歸佛法三
尊得作沙門冀在下行佛言大哉善來比丘
即成沙門內思安般逮得應真聽者無數皆
得法眼

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方四

卷九

音釋

鞞鞞 鞞居宜切縻也 廣古猛切捶主藥切
桎梏 桎居之曰切足械也 釘鉅 釘丁定切
符勿切鬱 糝子例切 蹠 蹠達協切 慌惚 慌虎
惚幽滯也 糝 栗名 蹠 踏也 慌惚 慌虎
惚呼骨切慌 族 千木切 叡 明達也 孽 魚列
惚不分明也 族 攢也 叡 明達也 孽 切秋

孽 也 髦 謨袍切 蹠 子六切 喻 迄及切 飼 切餵
也 髦 鬚也 蹠 子六切 喻 迄及切 飼 切餵